

朝野記言  
八

共十四

13  
1491  
8



門 4加3  
號 1491  
卷 14-8

禮部門

廟社

陵寢

祭享

音樂

追崇

國恆

喪制

國婚

典禮故事

朝體

禮部

朝儀故事  
盛際故事



禮部門

廟社

太祖建國既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昇  
遐魂殿號曰仁昭後改文昭太宗原廟號曰廣孝殿  
各在都中世宗議于群臣卜地宮城之內建寢殿仍  
號文昭十五年癸丑先行告動駕祭于西殿備儀物奉  
安于新文昭殿親行安神祭還宮受賀須赦中外其教  
畧曰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太古所以神之也又  
設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  
朝合諸觀神御安於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我太  
祖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之其



廟百世之後神廟不勝其繁肆合禮官初立一代之規  
定為萬世之典云云東閣記

世宗三年禮啓建別廟於宗廟之西旃永寧殿以奉

穆祖如宋紹熙之詔奉教敬依東閣記

文昭殿朝夕上食及供奉之具一依生殿而行之自世

宗朝始馬壬辰播越只奉廟社主行而文昭位版則令

承旨廕於潔地還朝後不更說原廟間詔謾錄

世宗倣漢原廟之制立文昭殿於景福宮東隅延春門內

以奉四親及太祖神主藏主於後寢同堂異室以西

為上四時有事則祫享於前殿太祖居中南向高曾

祖稱四廟列於東西略如昭穆之制成宗追崇德

宗以肅宗已祔文昭祔德宗於別殿號曰延恩及

仁宗薨明廟即位時議以為仁宗祔則世祖當

祔而於明廟親未盡不祔則過五室非世宗之意

於是祔仁宗於延恩時李芑尹元衡等當國主論人

皆痛憤宣祖初年大臣李浚慶等以為明廟祔廟

時當並奉仁廟八文昭退陶言己巳二月將行祔禮

于文昭殿殿宇南北短東西長仁廟祔于祫享則殿窄

不容故大臣欲拆開殿宇補其南以容加設之位退陶

以為古者祫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宗

廟無祫享之儀只於原廟有祫享而位次非古若因此

會正太祖東向之位南北昭穆相對則無拆開殿

宇之弊有目俗反古之美遂作畜為說而進之大臣以  
為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說已過百四十年今不  
可遷爰議遂不行 栗谷日記

宣廟乙酉秋社祭臨陳設國祿民配位版已失即啓其由  
倉皇令設虛位行之大為搜覓旋得於壇墻內樹下乃  
守僕朱洪欲陷其署官而偷埋之也洪論以大逆依律

緣坐東閣記

壬辰西狩時至松京禮判鄭昌行以為太廟神主載之馬  
上多至五十餘匹倉卒必有狼狽不設大臣安厝于穆  
清殿之右至寶山驛宗室海豐君耆等執領相尹斗壽  
手痛哭曰公以大臣有司棄廟社主而不之覺古今寧

有無廟社之國乎斗壽曰微公言國不國矣遂遣禮官  
陪來追到于平壤 寄齋雜記

壬辰兵亂後列聖御容並為烟燼而獨文廟得全 仁祖  
朝大臣叔議將奉安於平壤永崇殿公上劄曰奉朝之  
制 太祖御容奉安於平壤松都永興全州慶州五處  
設殿置官歲時奠獻 世祖御容在奉先殿祭與 太  
祖同蓋為世室故也其他 列聖御容皆於文昭殿內  
別立璿源殿以奉而無奠獻之禮今璿源殿既不可復  
此所以奉永崇殿而但奉殿乃世室御容所在則適遷  
而容不當混八且同奉一殿則不容獨齊奠獻欲為並  
祭則又違 祖宗成規臣意欲奉歲於小櫝仍置文廟

寶冊藏內春秋奉審以防蠹損方得處寢之宜 遲川集  
仁祖丁丑下城後禮官奉審宗廟神主于時敏堂則 仁  
順王后神主見失而 文定王后神主則傷破又四位  
暫傷故請改二位傳曰六位皆新造後數日 上親為  
奉審曰觸傷油染之位仍為奉安殊極未安並為改造  
凡二十九位 乞離日記

顯宗癸卯 孝宗既祔廟 仁宗遷于祧廟永寧殿狹小  
不可容將改修李白軒為都提調 上意欲起左右翼  
室并倣正殿公以為此二宗廟也請對極言聖祖建正  
殿以奉四祖而遷祧主於左右翼室厥有意義且皇朝  
故制亦可考也今不可廢 上納之 明谷集

顯宗己酉 神德王后將祔太廟大臣李景奭鄭太和  
許積皆請就陵寢題主叅賢宋浚吉獨以為今考宗  
錄 神德王后墓訖返魂于仁安殿今其仁安旧基未  
能的知而其在景福宮之內無疑矣神主已返於室堂  
則不當更求於陵墓今亦設幄殿於景福旧宮之內奉  
題主面恐為得宜或奉題于闕內別殿無不可遂於九  
月二十九日康寧殿幄次題主詣范翠堂奉安十月  
初一日祔廟 朝野記聞

肅宗乙卯四月日宗廟朔祭大祝李萬封來告令禮曹堂  
上與奉署提調吳挺緯奉審各室則第一室 太祖元  
妃神懿王后位板誤在於 神德王后之下五室 成

宗元妃恭惠王后誤在 貞顯王后下六室 中宗元  
妃章敬王后誤在 文定王后下此必祭時宮闈令奉  
出還安之際不謹詳審以致如此而既不知事在何時  
則不可斷以某人之罪也不卜日以翌日設行告由祭  
還安位板 神懿王后神位板前後搜面朔祭宮闈令  
先罷後拿 國朝典謨

甫廟戊寅追復 端宗位號獻謚冊之日柳相國尚運為  
都監都提調仗仗前行謚冊已發柳相泛後陪進纒上馬  
未及數步無端馬驚落傷不得陪進八閭家調治良久  
而後進詣告廟之夕大風掀簸廟前附簷遮帳及祭床  
上所鋪油氈皆段裂破 世祖室前藻井板子傾仄

移次此皆余所見也明年又有 莊陵之上崩頽之  
事監董諸臣皆就理穀百年究鬱鬱之氣至此方伸而  
連有以變異天意未可測也 良齋病後漫錄

甫廟戊寅目前縣監申奎疏追復 端宗位號神主方在  
故叅判鄭重徽家以重徽名亭題移奉於昌慶宮時敏  
堂題主後曰主則埋安題主時 上親臨觀寫直祔于  
永寧殿領府事南九萬言新祔主過太廟及至永寧殿  
也皆當行朝謁之禮 世祖以下八位及祧主位次在  
下者皆當奉降水階下此等慶節誠難容易處之頌相  
柳相運曰然則 世祖以上龕室啓其前門以下諸室  
則勿啓而以廟謁為臚唱恐或得宜矣 上從之 寶鑑

尹月汀根壽曾為承旨見 睿宗朝日記下教曰 恭靖  
王乃無廟諡此是闕典今宜上謚遂謚安宗其後仍稱  
恭靖而安宗之謚則竟齊不稱抑未知何故云：載月  
汀漫錄頃年吳校理道一請上謚遂上定宗吳亦未詳  
故事而廟主所題及公家文書無一載錄以致既上謚  
而疊上邦家典禮可謂乖亂 晦隱集

### 陵寢

洪武中初建皇陵將築周垣有司請徙民家墳墓之在傍  
者 高皇帝止之曰此墳墓皆吾家旧隣不必行徙遂  
許春秋祭掃是以孝陵正在南京鍾山之陽而山陰多  
賜功臣葬地 成祖以下諸陵則都葬於天壽山之陽而  
陵前石物比舊一樣不敢漸以侈大蓋群聖之心灼見  
地理之為忘而遷居發墓則在彼慮萬物失所之嘆聚  
精會神則在戒有祖孫相安之樂也故傳世益遠而享  
福無彊皇孫之蕃衍者今幾十有七萬東方之俗酷信  
風水列聖之明雖不為所欺而及於大故則嗣君方在  
諒陰之中卜兆占穴一惟地官之言公卿輔相不能措



辟於其間故健元陵之旁固多佳穴而博擇于楊高廣  
驪之地自今以後至于萬世止就先陵之旁而定其壽  
穴一如 榮靖大王之命石葬石物差小於初葬之時  
則聖孝無窮矣 重峯疏

慶興府南十里許赤地中有圓峰高三十五步圓九十步  
四面沮洳人未易通行 穆祖德陵在峰上於其葬也  
中國人來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 王后安陵在  
其北 太宗十年回野人之亂遷二陵于咸興府冷蘭  
北同瑩 東閣記

太祖丁憂在咸興潛師欲占葬地久未得時有僧與其分  
子行憩于路上指東山而言曰此有興王之地汝亦知

之乎對曰三支中落短麓似是正穴師僧曰汝未之  
詳也喻之於人兩手運用右手為緊右麓是真穴也問  
答之際 太祖家僮適會竊聽奔告于 太祖太祖促  
馬追及于咸關嶺底誠忌偕來占得其地寔為定陵其  
師僧為懶翁弟子即無學 北路陵殿志

太祖丙子顯妃康氏薨功臣門下趙浚金士衡等上言請  
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永為恒式 上從之令安平君  
李舒守陵 朝野記聞

懿仁王后之喪回山未定邪說紛起累度改卜及定用交  
河猪現時當隆冬始役之時陰雲蔽天暴雨雷電改卜  
揚州獨墻天又大雷電寒氣折骨不獲已又改定於健

陵西麓自翌日天氣暄暖冰漸土融役夫歡忻白沙集  
太祖健元陵碑權近撰 太宗獻陵碑卞季良撰 世  
宗英陵碑鄭麟趾撰及 文宗顯陵將豎碑功已就  
者以為自古人君行事之跡備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  
立神道碑請罷從之後日 英陵之遣驪州亦埋碑不  
用國朝陵寢不立碑蓋自 顯陵始 筆苑雜記  
平壤永宗殿奉安 太祖晦容丁卯之訖影頓見佚其後  
移設監營于遺墟 平壤志  
國初山陵用石擲 元敬王后之喪 太宗以勞民力令  
勿用全石而以方石合成 世宗篤於孝思伐取全石  
太宗自徃役所擊部之 東閣記

柳廷顯獨曰營建佛  
宇以資冥福本起於臣  
子諂諛之心方今兩上動  
法古昔千載難逢願勿  
置寺 上曰廷顯之言甚  
當其勿置寺

上命考出春秋館秘記會  
以柳議之申公用澗等四人外  
此持難柳相順汀力言不可

世宗朝 王大妃之喪 上王論 上以陵寢之旁初立  
僧舍令政府禮曹議之 上曰佛氏之偽非不知之但  
安陵之後空谷間寂此所不忍也許稠朴嘗李源等請  
營小寺柳廷顯獨以為不可遂不置寺 名臣錄  
世祖丁丑 上一日晝魔有恠即命發 昭陵顯德先剖  
石室欲曳出梓宮重不能勝為文以祭之梓宮乃出遷  
瘞之後曰陵丘原頌著異安山民莫敢觸犯其木石  
陰 雜記 至 中宗癸酉計年五十八歲人心沉痛冀復者  
久矣玉堂蘓世讓首發其論朝訖特難臺諫侍從太學  
生守閣爭之會雷震 太廟木 上遂允之初陵既廢  
移北海濱年久只傳一阜是其所而尚有他說都監掘

土既深而玉匣無所見同知所為是夜監官夢覩憑几  
帳殿具王后儀兩丫鬟侍召監官勞之覺而異之明朝  
深加數尺許忽見恭片如掌翻着鉀刃西中遂克其事卜新  
陵於 顯陵左支兩陵間海松叅天及始役數株無故  
自枯斫去而兩陵相對無障蔽異哉 龍泉談寂記  
明廟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  
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謂 宣陵近  
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頗信之尹  
元衡贊持諸大臣竟成遷陵之計將於 文定萬世後  
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切費累鉅萬每年江水  
漲八 陵前齋室半沉於水 文定之薨不得已改卜

他處物議皆欲遷陵 宣廟朝令三公六卿奉審之還  
啓以為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只當以土石填等卑下  
處以退水勢而移造齋室於高燥處為宜云 上從之

栗谷日記

中廟初葬高陽 禧陵同塋壬戌元衡力贊 文定遷于  
漢濱卑湫之地人莫敢言世傳遷陵時哭聲自壙中出  
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升遐  
又二年 明廟升遐人謂遷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  
倭發掘臣民之痛尚忍道哉 芝峯說

宣廟壬辰九月寇發 宣靖兩陵癸巳四月休察使擗成  
龍馳啓使軍官乘夜渡江奉審 靖陵則襚宸移出

他無別物瓦鏹積置椁內近虞衣服片三腐朽 宣陵  
則椁道前掘取灰外薄板幾盡火燒而不犯玄宮云蓋  
靖陵壙置一屍體而未辨真偽移置于松山以避賊也  
五月命宗室扶安都正碩壽等及摠護使崔興源沈守  
慶柳成龍俞泓金應南李憲國宋贊李德馨崔滉李增  
權微李颯白惟成成渾偕往奉審大臣以下欲先拜哭  
成渾曰時未辨覈而先為拜哭則是君之也先行奉審  
無疑然後拜笑似當諸公從之宗室及後宮逮事先朝  
者令以諺書詳記御容然後奉審及獻訖皆以為不同  
乃命厚葬其屍丙申四月巡臣李好閔啓曰頃日雷震  
之震為非常 宣靖奉審之時 中廟受鍼之痕頰亦

有驗而如此大事不甚盤驗此甚可疑矣問于大臣柳  
成龍金應南崔興源等更為獻議如前癸巳距昇遐五  
十年 癸甲錄

宣廟辛巳十一月間 神德王后之論始起初 神德王后  
康氏相我 太祖化家為國正位坤極受天朝誥命沒  
後上號曰神德名陵曰貞陵與 神懿少無差異及  
太祖薨逝只以 神懿升祔凡千 神德一切典禮寧  
皆齊隆不舉歲月既久山陵亦不知所在者垂二百年  
至是德源民康純一者駕前呈訴自言以判三司事康  
允成後孫方定軍役願依國墓奉祀諸人例蒙恩改定  
云蓋允成即 神德之考也而 四祖王后考妣墳塋

之在北方者官定一人稱為國墓奉祀免軍役有例故  
純一呈訢耳於是粟谷李公倡言尊崇之舉始令禮官  
先審陵寢有文官李昌以神德外孫方仕於朝該曹  
啓請一同尋得可疑處遍踏城隍山下內外終不得適  
見于春亭集中載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北之文  
因此物色求之於山下里有國墓陵室而顏齊於山谷  
間矣廷論初請升祔太廟一如神懿之例有一種之  
論乃引禮經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等語詎有異同  
未克施行只請建閣設奠一如諸陵寢之制而其詎又  
不果行但依祧廟例每年寒食致祀而止夫神懿神  
德在太祖潛邸時為京外二妻神懿亡後神德

為繼室考諸鄭樵定陵碑序中可見神德之稱歷世  
無貶詎觀於龍飛御天歌亦可見矣爭之三載只能做  
得寒食一祀惜哉柳川劄記

宣廟辛巳七月成鏡道智陵被人燒火事聞上問于  
大臣大臣以為上下當變素服三日百官則變服于本  
司李珥語人曰智陵是君王之祖於百官無服變素  
服似過矣朴淳亦以為然而事已往不及改正矣石潭  
日記  
壬辰倭亂全州慶基殿守僕負出太祖影禎隨至義州  
奉獻行在宣廟即命除職奉安御容于行宮賊退後  
移安永崇殿其後還安于慶基殿平壤志

祖宗朝守陵官與赴京使臣或以武官差定中世以後非

文官則不得為且在前守陵官必以從二品中無老親者為之及宣廟喪具義劉為守陵官而臺諫請遠以親切臣為之故朴東亮以正二品代之未暮歲遭母喪許令奔喪成服後即還齋所亦異恩也芝峯說

壬辰倭亂宣靖陵有掘燒之變康陵亦掘破及半而止其餘則無事焉順懷世子之德嬪尹氏卒於壬辰三月未葬而亂作未知去處今年夏間有告朝廷亂初自理於昌慶宮後苑開見則無矣聞韶謾錄

仁祖朝昭顯世子喪時宮師墓號考出實錄則懿敬世子喪過大祥後始為訖彌而稱孝靖墓稱懿墓而至於順懷世子喪只稱順懷墓宮云而無別為號之文備局謄錄

仁祖乙亥七月十三日風雨大作穆陵叅奉報禮曹以為陵上電光如晝霹靂之聲達夜不絕明日奉審則石物顛仆沙臺石盡崩頽如掘破之狀云禮判洪瑞鳳奉審後來啓以為陵上為風雨所頽決非霹靂所震領相吳允謙奉審之啓亦與禮判同故叅奉洪有一被拿刑訊削職見故元宗祔大廟只隔數日而奉審之啓不以灾變為言故大禮仍行於前定日是年十二月仁列王石產後賓天逸事記聞

仁祖朝庚辰間朴之英以三陟陵寢事進夢書云知其處崔完城鳴吉壬午備局啓辭云奉朝先寢穆翼度桓四祖外皆失其處其說載於李穡所撰太祖先墓記中

至於太白山芦洞有穆祖考妣陵之言未知根於何處而自祖宗迄于宣廟蓋嘗屢求而不已事在三陟官謄錄中昨年李明漢為江原監司承命往審所上芦洞圖形不似尋常之塚成廟朝蓋以求得此地訖于大臣只禁樵牧不為封植及宣廟朝監司鄭澈請加封植其時亦訖大臣只依成廟故事三陟之境民間相傳以為成廟所得非真芦洞芦洞宗在黃池之上而有人偷葬其中云宣廟回三陟府使黃廷式上疏一番大索其後己丑庚寅又連歲尋覓蓋昨院所審之地不過成廟所已得而疑不敢決之處則其不可不求也明矣閭巷小民私問則以宗相告官詢則反匿其

情今不必委諸方伯專責安東三陟兩官勿拘期限方便聞見如唐太宗取蘭亭之為然後方可得之矣

遲川集

仁祖朝 仁穆王后山陵定於 健元陵左茅一岡公上

劄曰麗朝始祖 顯陵在於別處不許後王逼葬蓋始祖葬地福氣所鍾子孫因此而獲蔭一有損壞山氣滲泄福力以減此所以有葬近祖墳之禁也國初卜山之後術者以為 健元陵處二明堂云而二百年間列聖入葬者獨有 顯陵而在於堂局之外眼所不見之地則其所致謹於始祖陵寢者豈無其由乎 宣祖拾一岡而用三岡山家拘忌不可不審也

遲川集

甫宗乙卯 崇陵守陵官狀啓有荒唐人自陵上下來執

投問之則自稱犯死罪而朱紅盤生梨一箇文魚一條  
紫檀香酒數杯各盛一罌設祭後隱置於床石下問其  
姓名則稱以救天而剪其髮有同僧人云：設鞠正刑

國朝典故

甫廟戊寅追復 莊陵吾於筵中白曰山陵石物及丁字  
閣近陵制度比 健元陵漸為壯大逐代尤甚不可無  
限節而當國恤之時則臣子嚴不敢請若曰此會有所  
定制則好矣 上傾軔曰禮判之言甚善吾見厚陵石  
物心常好之雖百歲後當遵用厚陵之制矣至於丁字  
閣前代則三年祭享之所別設而今則三年祭享之  
所設於丁字閣不如此則不可容事勢不得不如是耳

後日引對 上曰日昨禮判所達甚善矣凡事宜從儉  
約日後函子亦勿用可也函名當時有下教而日久忘  
之矣領相柳公為運未識其何等函子與所用之處有  
所仰問副學趙相愚進曰領相非矣如此等語臣子何  
敢發口乎吾進曰自古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止  
上意於喪事欲從儉約甚盛事也為臣子者欲詳知其  
所用之處而將順之有何不可云云 伊後 明陵之役  
聞李台光佐言石物倣厚陵為之云 良齋病後漫錄

甫廟庚辰五陵枯松至於二萬五千餘株陵寢近處則忝  
奉次知斫用於燔瓦其餘稍遠地則各軍門及江華府  
定日次二茅出去依 宣靖陵例量宜斫取 備局膳錄



嘗聞國初揚州牧使辭朝時自內還給甫拜單于蓋以陵  
寢所在待之以城主云尤菴集

懿仁王后之喪日未定邪說紛起累度改卜及定用交河猪  
峴時當隆冬始役之時陰雲蔽天暴雨雷電改卜揚州獨  
墻天又大雷電寒氣折骨不獲已又改定於健元陵西麓  
自翌日天氣暄暖冰漸土融役夫歡忭白沙集

### 祭享

成廟親享 宗廟有掌令為大祝當讀便不出聲有若箱  
者翌日 上命除豐山萬戶言官爭之 上曰號為文  
官不能讀祝一字聞粗解決拾可使當一僮障足矣過  
數月日以旧職召之五山小說

宣廟丁未獻議曰今太廟五享之祭以一牛分為十室之  
牲五廟以上各薦頭與四脚六室以下乃以肩胛脇脊  
段二分裂不成形樣安有廟享大祀不體薦而折俎乎  
意者哉 太宗朝祭薦太廟始用特牛及 太宗祔廟  
之後禮官不考礼意仍將特牛分為折俎當時掌礼者  
獨不考浴誥成王烝祭之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之文乎今經兵亂政當暴祭之時特牲體薦雖難猝變  
當略變之十室共用二牛以兩首八脚分薦十室則庶  
所見不至乖違 白沙集

宣廟戊寅黃芝川迂成差 宗廟大祀執禮時國恆未畢  
祝文書篆子國王臣某公上疏請釐正曰殿下於 太  
祖稱孤家曾孫是以新喪爭 太祖也吉凶異施不可  
着得悲哀之辭以亂其誠敬之心自是定下孝字為常  
式 鶴谷集

世宗朝始為文昭殿倣漢原廟之義兩時上食一時茶禮  
饌用素物至於各陵及文廟有朔望祭亦幾於瀆矣訖  
者多以為言而未敢釐革自壬辰後宗廟外各陵殿行

大祭朔望則焚香而已 東閣記

仁祖乙丑正月知經筵李廷龜所啓前年適變後祭享多  
所減定故宗廟只行四享祭朔望則廢之私家尚行朔  
望祭而國家朔望之廢極為未安請自來月朔為始朔  
望祇用酒果脯鹽設行何如 上允之持平李景義啓  
以穀器脯果籩豆草：毛血之薦只在犧牲而一月所  
用不過五六豕云請令禮官稍復旧制以重存羊之義

答曰依啓 政院日記

仁祖朝丙子年特罷各陵五享大祭丁丑亂後又罷宗廟  
朔望祭

孝宗朝李完南厚源請至月令薦廟天鵝依大明集禮代

以鷓鴣以除民瘼及遷就苟簡之弊蓋天鵝一頭米至八九十斛而時又不得則代以己薦之生鴈故公欲以易求者易之而不果行尤菴集

甲寅 顯廟初喪中殿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國恤初喪例用素膳固已知之而今此禮曹草記 仁宣王后三年內虞祭前宜用素膳云百官既已庭請復常膳自內祭需則當以常膳為之故言之矣國朝典謨

甫廟乙卯 顯宗小祥前祈兩親臨祭時依禮文及庚寅已行例用樂寶鑑

甫廟辛酉禮判呂聖齊言吐恆三年內祭祀雖無用脯盥之規而今永昭殿親臨有異常例依禮文用脯盥似宜

閔鼎重李端夏皆言國朝三年內祭祀用素非古礼用脯盥無不可 上可之寶鑑

甫廟辛酉礼判呂聖齊筵白永昭殿禫後山陵尚用笑泣之節而魂殿則用樂吉凶相雜遂問訊于大臣儒臣閔鼎重金壽恒鄭知和皆曰五禮儀禫後用樂乃礼之常而今日之仍行上食出於遵行近礼山陵笑礼又倣先賢三年後上塚亦笑之文皆出於權宜之制遵常而不能愛乎權古亦有耳目權而反以致疑於常恐無是理上教曰不可以一時之權齊應行之礼制依礼文用樂可也寶鑑

甫廟癸亥正月判府使金壽興上劄言月令孟春之月天

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之禮雖非我國之所敢設至於祈穀一節尚可行之越元月之未盡祀於國社之壇似合禮意而既非我朝祀典所載請詢于大臣而處之願府事宋時烈以為月令左傳之說皆是天子之事然周禮有凡旺祈年于田祖之文雖非天子亦無不可遂於是月二十八日遣大臣始行祀于社壇是後仍以為例

寶鑑

端宗謚冊草本中頭辭都監以孝曾孫嗣王臣書填禮曹啓言 四祖及明宗室書以孝曾孫嗣王臣 定宗文宗睿宗三室則只書嗣王臣 德宗室則書以國王臣而并無孝曾孫三字 仁宗室則書以孝曾孫嗣王

臣今此謚冊所書與 文宗諸室有異請設大臣李世白崔錫鼎皆以當依 文宗室只稱嗣王臣為宜 上

命依議

寶鑑

俗傳山陵之祭不用肉饌者黃喜相公慮物力之難絀庭請固爭定為素饌云吾意則傳說未詳蓋不能脫去麗朝宗佛之習而然矣

晦隱集

中古以上廬墓之時士夫家更奉前喪之主並祭於墓所故 仁祖長時朝設欲奉 仁烈王后之主並祭朝夕於 仁祖魂殿慎獨齋以為吉凶不可雜而止之

晦隱集

本朝典章全襲麗代以高麗史禮志較五禮僅可知也國初宰相無識禮者不能正頓於初至于今日齋節目間

固多可訖而最可異者祭祀每三更前坐於外儀徹曉  
行爭其所卜日乃故虛若祭以二日則是為祭於一日  
之夜也若祭日是三日則已於二日行之事甚無謂隱晦  
集

太廟神位常時奉安處則高於床卓幾數尺而及其祭享  
時自龕中出主奉安處則反卑於床卓夫神道與人道  
不遠方丈之饌若設於目上則水陸之品何以下箸乎  
太廟祀典變改雖曰重大不可不一番陳稟而釐正也  
壽谷集

肅宗壬戌十二月歲去各 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所加綵花  
寶鑑

音樂

雅部樂章

社稷 迎神順安七成

林鍾宮 雜賓宮 奠幣

甫安

應鍾宮 永賴有徽其壇有椒其馨惟恭奉幣我祀孔明

初獻壽安

應鍾宮 彼天含弘光至載坤元克

饌雍安

宮太簇 嘉鍾禮式 祿莫冠降 祿用成 享黎徧 德我祀如何其儀不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有相以景福道 介以相道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宮太簇 亞獻終獻壽安

撤籩豆雍安

應鍾宮 惟室永觀 厥成微 秋籩豆祀事孔明

送神順安

鍾宮 送神順安

風雲雷雨

迎神元安

夾鍾宮 姑洗宮 奠幣甫安

奠幣甫安

馨樂

城南有壇祀事孔明 惟恭奉幣神其 降康初獻壽安

大呂宮

風雲雷雨 天施地承 神其 降康初獻壽安





魚來登我百歲後惟庸播時百穀立我蒸民  
純于天駿惠後人載謀載后惟庸歲明裡庶右享之降福惟  
純文舞退武舞進舒安姑洗亞獻終獻壽安姑洗撤籩  
豆雍安南呂神宮具醉止亦撤不遲報以介福如式如期  
送神景安鍾宮黃

文宣王迎神殿安三成南黃鍾宮仲呂宮奠幣明安南呂

宮初獻成安南呂宮以崇時祀無斁清酌惟馨嘉牲孔碩薦  
案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德越前聖聽進饌豐安姑

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樽筮旨酒飲神其  
訓止惠邇邇公尊心傳知納聖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  
公乃作中庸備于元聖自億載是崇承九得其宗道之由  
在堂情文宗祿萬年承休假哉天命享文舞退武舞進

舒安姑洗亞獻終獻成安姑洗撤籩豆娛安南呂宮  
樂備豆在列神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送神凝安鍾宮  
俗部樂部初獻保太平樂舞宗廟永寧殿迎神熙文

八成甫世德落我後於昭我資思成奠幣熙文承筐將是帛  
先祖其顧欽進饌豐安梁具祀登茲芬我祖豆其登

初獻熙文顯列聖頌盛烈維以天歌章基命於皇聖猗猗  
日衆基歸仁皇矣上帝求景之莫乃眷與區乃遠明德

匪我之私維仁之改誕裕仁之改亨嘉於皇聖翼祇厥享以嘉景命  
維仁之改誕裕仁之改亨嘉於皇聖翼祇厥享以嘉景命

僕輯寧聖桓輯澶漫曰惟平復寵命是荷封建厥福隆化  
其於山聖祖通以懷厥德不章從祀神之歆洽我釋於赫

安歆遠甫顯美謳於歌興望隆敦謙顯天德龍光邦人憂懼

聖考八奏忠誠以彰貞明亂贊聖母克配  
于天子赫哉貞明亂贊聖母克配  
大猷列聖重光數文何煌二方繹成救世德作未章維  
禮樂方隆左篇右翟口既善亞獻終獻昭武繼天眷我列聖  
九變式昭先烈盡善亞獻終獻昭武繼天眷我列聖  
是揚無烈舞篤慶適篤其慶肇我王迹濯征雙頑之慶據  
桓于濯征但宣威恣麗失馭外海交熾岳茂縱壁納寇  
胡魁陸泉於皇聖祖神武神定源我敵飛動九天正又奇  
誕揚載宣天威赫赫神定源我敵飛動九天正又奇  
執斧元從自康竹斯破奮雄我推胡險莫平雷如連二安二  
奏我訊無神戈一揮妖氣順應麗神壯我師行祿亂我  
倏廓無海無拂祚我東國順應麗神壯我師行祿亂我  
贊寵綏義我電綏順乃多助天休震動士女悅豫世  
彼孤臣煽禍我世以靖赫整我怒整我旅萬般駕風  
克炳衆神謀定世以靖赫整我怒整我旅萬般駕風  
飛漫濱渤乃覆其巢乃構其穴擊彼永觀於皇列聖世  
鴻毛燎于方烈鯨波乃息永奠鯨城永觀於皇列聖世

大業可形容我舞有奕進撤邊豆雍安布盛于豆于  
止維程委二佗二永觀厥成撤邊豆雍安布盛于豆于  
禮既成告撤維處送神興安未幾回我條而寃旌鬚鬚  
雲而五禮儀

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竿簫  
管等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將鍾磬  
二器投池中得存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皆賜樂  
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  
懸不具其數我世宗乙巳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磬  
石產於南陽上慨然有革古更新之意乃命朴堧造  
編磬堧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  
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乃以蠟燃成差大於海



黍積分成管依中國黃鍾之聲曰以損益以成十二律  
遂製新磬二架朝祭之樂始備鑑朴大提學堧受知於  
世宗為慣習提調專掌樂事 上嘗在石磬石堧校正  
堧曰某律高一分某律低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查滓  
泥 上命剔滓泥一分又於低律更付查泥一分堧曰  
今則律正矣人皆服其神妙痛齋叢話

高麗初樂官倣唐時夾陛正樂之音作皇風樂而樂章頌  
王氏始興之功德凡 國王大朝會行幸必奏之及  
國初 命詞臣製龍飛御天歌五卷取上七章下三章  
為與民樂二 曰皇風樂腔節而快歌之 上迎詔勅于西  
郊則樂自殿陛奏之至宗禮門內方闋又更奏至暮

館下鞏乃訖 先王初年樂漸廢初閑例在於廣通橋  
樂官深憂其噍殺未幾有壬辰之變今則衰促靡曼殆  
不可收拾矣識小錄

世祖嘗幸西郊中路望見一丘旗竹曰取茅某旗來命以  
為笛其聲絕妙青坡劇談

掌樂院以解音律人為負朴堧鄭沉皆自郎僚竟至提調  
有朴姓官者年老失職粗學律呂新書上疏求為樂官  
朝廷不知而用之遂無主簿轉陞僉正每對人論五音  
十二律之糟粕人皆以為知樂而其實一無所知也痛齋

叢話

允俗樂例於進豐呈等內宴皆奏之余謂雙花店一曲亦

不可奏况於觀音讚乎所謂觀音不知始於何時必高麗之世有能文阿嬭者之所撰也每節有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之語又其全篇專訟佛道豈可以此為內殿之樂乎自始迄今若干年經幾厯臣碩輔侍從諫諍而不曾有論列而革去之者可歎也已釋官雜記東方之樂與中國大異聲音既不同聽者不喜理固然也况中國之樂无所難通然余屢隨使節朝京願月朝正殿之朝所奏之樂酷似本國與民樂心記之嘉靖年龔天使用卿來使余告遠接使鄭湖陰曰本國之樂華使必不能曉唯與民樂一曲與中國朝會之樂相似今於泂途宴享常用此樂可也湖陰從之釋官雜記

宗廟永寧殿登歌之樂章初獻用保太平十一聲而除引八熙文引出繹成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宗九章也亞獻終獻并用定大業十一聲而除引八昭武引出永觀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亦九章也此外又有初獻前迎神奠幣進饌三章終獻後撤籩豆送神二章蓋我朝禮樂之制作始於世宗朝成於世祖朝定於成宗朝故兩樂章其稱述祖宗功德始於穆祖之浮海止於世宗之征倭其後雖以世祖之受命中興成宗之身致太平皆無所稱述誠以樂既備數不可添加故耳非有闕文而然也商周之頌成湯高宗及后稷文武各有廟樂象其功烈者以古者宗廟之制都宮之

內或七或九各立其廟各專其祀故亦得各有其樂西漢廟制雖與都宮有異然各廟各祀未嘗不同故其祀文帝武帝也皆以廟樂不稱為言而別作昭德之舞文始之舞及至漢明帝以後太廟皆用一廟之內以西為上之制廟不各立則樂亦不可各用固也我朝樂章其必以九備數者周禮曰於宗廟之中奏樂九變則人鬼可得以禮矣是以保太平之繹成章曰既九變盡善盡善然則樂定備數之後安得於列聖之陞祔遜位制樂添加於九章之外乎 宣祖朝禮判黃廷或請於列聖各撰一章 仁祖朝相臣吳允謙又請追制太廟樂章似皆不考九章定數之義至若 仁祖朝詞臣所撰

宣祖廟樂重光一章尤為未安若以祖宗功德言之則定樂之後 世祖成宗中宗宣祖并是世宗而只撰宣祖朝一章有若於世室之中有所取舍而行為十章其於樂必九變之義大相運庭矣前副學李鳳徵之疏乃有每室各加一章之請該曹回啟獨請於 仁祖室依 宣祖室例別撰樂章似皆難施矣 樂泉劄

聖上撥亂之初李君子異糧為司諫連罷女樂悉遣撰上故郡邑乃始初清明之一大政也不久子異送舍人有芙蓉冷獨凭危欄聽雨聲蓋戲語也余以為戲言出於思不如無之為善故下一轉語以存規戒之意云不

避青樓薄倖名一封真有愛君情如何聽而凝香日却  
悔當初放鄭聲 荷潭錄

仁祖丙寅仍遣臣具乞謙所啓命 世宗以下廟樂考出實錄後如不見  
錄則追製用之禮曹啓以實錄中只有自 翼祖至 世宗七室  
樂章而與樂學軌範所載之辭全不相同軌範成於 成宗末  
年而 文宗世祖以下廟樂不載焉蓋 太廟樂章非但載於  
軌範亦詳載於五禮儀除引入引出初亞終獻各自以九章為一  
曲舞其於 永寧殿則曰樂舞與 宗廟同以此觀之 四祖既  
祧之後 太廟仍用 四祖樂章 永寧殿亦用 太祖太宗  
樂章明矣蓋用各室之樂則樂章長而真獻易變奏饗較不成  
曲舞故作為一樂始資先德終資 列聖以為通用之樂其意

非偶然雖以儒臣所考言之西漢則只就功德茂盛之處而製  
樂宋朝元朝似有各室之樂而不得其詳 皇朝則太祖太宗  
各有樂章而仁廟以下通用之軌範必倣此為之矣 傳曰 宣祖  
廟當別有樂章大臣尹昉申欽意皆同遂命大提學樞重光  
一章添入於初獻貞明之下 月沙南宮錄

太廟諸室以下九章十一聲通用而 文昭殿未罷時各室各有  
樂章其意不可曉也 宣祖朝禮判黃廷或請於 太廟一  
室各換一章 仁祖朝具乞謙亦有此請而皆不採用但為  
宣廟別製樂章孝宗朝掌樂正權堦請別製 仁祖廟  
樂章諸大臣皆以為不可夫既為 宣廟別製樂章則上  
焉 世祖成宗中宗下焉若 仁祖孝宗獨不可別製乎且

太廟之樂雖名一樂通用而實則各室各奏一章 太廟  
今有十室則第十室無可用之樂故不獲已以引出曲釋  
成章用之引出時又置用其章 永寧殿所奏亦如之  
此何等地方而禮樂之顛錯至此耶且其所製長短不齊其  
甚短者禮未訖而樂先畢故伶人革或再奏其章此  
甚未安也 同春乙巳劇

### 追崇

成廟追尊自出焉 德宗大王以先儒定論言之則當如  
宋英之濮王而已至於並宗八廟非禮之經也追尊之  
初 成廟雜說于公卿則或可或不可而三司至陳啓  
惟李承召稱倡言追尊之宜疏甚張皇 成宗雖用其言  
卒成追崇之計而心醜其逢迎用承召不終官止於二  
品而已識者嗤之 象村野言

成宗即位三年服闋後下群臣議遂追崇 懿敬世子為  
德宗立別廟於延敬宮使月山大君奉祀及奏請追封  
至六年乙未始有祔廟之議命東班三品以上西班堂  
上會說於是院相韓明澮及臺官皆以為不可李坡孫

舜孝尤執不可李承召任元濬以為宜祔以丙申春將  
祔廟 睿宗以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追封於後  
廟位次序命設于朝院相以為當從受命先後祀判  
李承召參判李克墩請從天倫序次從之 太廟則恭  
靖出夾室陞祔 德宗原廟則以古東宮為延恩殿以  
奉之 國朝典謨

燕山為方懷墓立孝思廟全文貞諶為大司憲率諸全執  
以為非 戒廟意庭立十餘日無倦色 上問前憲長  
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何也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不  
知有父也時論偉之 東儒錄

宣廟己巳春追尊德興君為大院君夫人鄭氏封河東府

夫人子孫襲爵依大君例四代之後奉祀之人世襲都  
正四時有司供牲量給田土減獲以具祭需廟主百世  
不遷先時曰領設政李浚慶所啟德興君追宗事考祀  
文廣議以啓事有傳教廷臣引宋滌秀二王追崇典禮  
覆議施行而退漢方被召在京既擬上議具六祭並其  
上下論叙不果上復以差獻官之供物一節與高峰奇  
大升反覆商量其大意以為古者既有降私親不得祭  
之文又今廟在本茅數世之後子孫不得以昭穆八  
叅差官行祭勢有所碍且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可祖  
以官供孫以私具乎當為置土田減獲世謹其傳不得  
輒有分割四仲時祭有司供牲豕一頭餘悉家具以應

不祭私親之義可以永傳無弊允為便當云初宣廟  
八承在河東夫人初喪將葬自上遣官行祭祝辭有謂  
皇伯父而稱孤姪高峰以書質之退溪曰程伊川皇伯  
父之說宋鑑皇從兄某之子及皇伯云者皆指皇帝之  
皇今乃誤指為皇考之皇豈不大乎哉况皇考之皇尤  
不可二用於僖尊也 仁宗於主上為皇伯考矣伯父  
之稱亦甚未安且孤姪之云雖據家禮為文當云孤姪  
子不當云孤姪也且致祭爭方在國恤之初 廟宗之  
禮亦不敢舉宣宜為私親製文遣官行祭况近侍之臣  
服大玉輒褻輿於私親之饋奠亦宣合禮云 至丁  
丑 仁順王后三年喪畢招大臣諭意幸私廟祭之玉

堂劄論其有妨於禮 上不允推恩河原河陵皆陞正  
一品安滉叙六品職鄭昌瑞升堂上皆叔叔大臣以示  
不敢專之意而言官猶論執累月竟不允戊子六月大  
院君房失火命繕工營建一如舊制監造負役論賞  
有差 柳川劄記

宣廟朝有金稽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 上下其事  
希望之徒爭相傳會公叔曰此事在上行之者策安桓  
灵在下非之者周程張朱群議乃定事得寢白沙行狀  
宣廟議祭私親白休菴仁傑以為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  
不可盡絕今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為非

是駁遞 尤庵集

光海庚戌備忘記私廟母恭追崇事令該曹遵倣古禮參酌情文商議大臣講定節目斯速舉行禮判李月沙廷龜啓曰今欲遵古禮則考仲子之宮歸成風之榘皆見譏於春秋而先儒以為越禮欲倣古事則漢唐宋諸君俱各有追崇之舉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而朱子於綱目皆著貶辭又考皇朝孝宗追尊生母貴妃紀氏為孝穆王太后而別祀於奉慈殿此正時王之制而事例又同似當據此為說而臣等之意只仍本位則似無追崇之實上元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我國生殿則稱妃上仙則稱后既為祖宗成例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稱別廟享祀極

其隆盛其他節目并依弘治奉慈殿故事則其於尊重統報奉生之道兩盡其美矣大臣李白沙恒福以為宜於奉號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號祭用時膳官供其需守塚守宮亦盛大其制云李漢陰德馨以為皇朝孝宗已為定式中外翕然稱為得禮該曹擬說甚似得宜若建廟封陵極其崇厚以伸至情為當云尹領府承勲韓清平應憲議皆同三司之說皆以稱妃為非禮之正光海教曰予見歷代人君有追尊其所生母為皇太后而仍祔太廟者或有只追上皇太后之號而建別廟以享者皇朝孝宗之事此正時王之制而今此說啓之意必欲只上妃號未知何所據而堅執此議也既不為祔

一本云皇朝孝宗以爲定式而我朝皇朝有異說也



廟則差別之意已存於其中矣后號之上別無貳尊之嫌宜体予意追上后號後世雖有峻訖予自當之其誰曰大臣有司臺諫莫有言者也月沙又於講筵力陳之光海曰宋仁宗三代後令主亦追尊李<sup>賢</sup>妃為太后且祔太廟公曰初則別廟奉安而後四五年八廟此乃錢惟演佞仁宗建此訖而八廟朱子書於貶辭此乃仁宗之過舉豈後世所當法哉上不答遂追尊為后別祀于奉慈殿祭依原廟薦以時膳月沙集

光海庚戌以私親追崇事陳奏中朝準請乙卯閏八月祔太廟

光海追尊所生母臺諫庭爭累日李白沙恒福謂大諫宋

諄曰宋仁宗追尊李<sup>賢</sup>妃范中淹等為臺諫不爭今日臺諫賢於仲淹遠矣蓋白沙之意子貴而欲尊父母人情之所必至非關於國家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而云也荷潭錄

仁祖癸亥遣官祭私廟祭文頭辭禮曹以為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字以主其祀二典封號一依德興之例大臣李元翼鄭昌衍意同遂依訖舉行吏判申欽啓曰大院君下批節目非便不為下批直書改題傳曰允朝野記聞

仁祖朝 章陵尊康時李月沙廷龜鄭愚伏經世謂當稱考和稱服喪不杖替廟為祭人綾原主祀服金沙溪長

生謂當稱伯叔父服喪不杖暮廟享綾原主祀皆主春  
說朴潛治知誠謂當稱考服喪三年享稱廟皆主儀禮  
張谿谷維謂當稱考服喪杖暮立別廟稱為祖後服崔  
遲川鳴吉謂當稱考服喪三年立別廟稱為祖後服趙  
浦渚翼謂當稱考服喪不杖暮廟享綾原主祀皆主為  
南溪集

國恆

世宗朝 昭憲王后之喪赴山陵適大雨江漲不得已安  
梓宮於樂天亭願議政河演等訖安厝向方不能決鄭  
河東隣趾曰是何難焉在殯南首人子不死其親之意  
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  
不可為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是亦殯宮  
也宜當南首金宗瑞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名臣錄  
國初 國恆所用梓宮臨時取辦 世宗朝鄭判漢城陟  
請預造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  
木監造壽器大恆之制始無憾矣名臣錄  
成宗朝 貞熹王后薨于溫泉攢宮奉安于城外永順君

家孫贇成舜孝啓曰昔河崙死於外特命八城殯之重  
大臣也今以俗忌 大行王妃殯在城外臣切痛之時  
論多之 名臣錄

明廟之喪當以十月葬而日官以為不吉大臣之議以九  
月卜葬乃茅四月也生負李愈疏議渴奠 王大妃特  
命於十月十五日下玄宮曰雖不吉亦可用也領相李  
浚慶左相李瑩啓奠不擇日雖是盛意恐非安厝先灵  
之道也 大妃從之栗谷日記

文定王后發引時大雨禮曹判書尹春年訖請百官乘馬  
隨梓宮大臣或有主其訖者有旨內都門內乘馬非古  
制喪禮訖乃止 栗谷日記

宣廟庚子

懿仁王后昇遐發引至回山翌日將下是夜

灵幄殿火梓宮幸得奉移而萬衆喧嘩大亂李月沙廷  
龜時為都監提調令諸執役人等各持其物以避火火  
既滅公按簿點閱無所遺失乃遣郎官馳啓遂先行慰  
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今遭大變而冊  
宝笈物幸無損污請令三司六卿諸官一一審視然後  
掩壙皆曰然由是既事退而人無異議 月沙行狀

列聖山陵下玄宮日留都百官無望笑之礼乙亥年 仁

順王后昇遐 宣祖以是日晏然過了為未安特設率  
百官望笑之禮 上初欲奉灵駕在陵下以畫臨壙撫  
柩之礼廷臣力爭僅止仍有此禮云 清江瑣錄

宣廟初喪，搢護使啓曰：初喪將歛，大臣搢護使禮曹判書都監堂上承旨八侍明有祖宗朝已行之規，故玉堂劄請蒙允矣。及內史召八使大臣等伏在西庭，歛畢而將舉尸八棺，乃始陞殿，一度臨笑而出。若其必誠必信之禮，則只令內侍數人專管行事，殊欠禮經古意。今當勸撰謄錄，當為後世成憲。五礼儀雖不詳載，而先朝已行之例，必有流傳，可為取式者，乞追附於初喪條下，使後人有所考據。白沙集啓

宣廟初喪，書銘旌，詔曰：初喪凡書大行者，以時未易名，只書大行，以懿其稱耳。此則既有平日所上尊號，則當盡尊號，無疑訖者，多以為五禮儀既云如是，且初喪情文

未備，只書大行，意或有在。臣謹從衆論，不敢自是。白沙集

大行發引時所用軍丁六千餘名，例徵發諸道。宣廟發

引時，李月沙達龜以兵判請用坊民，遂為定式。名臣錄

戊申二月，宣祖大王昇遐，初百官為位而舉，家即散處

各直房，余告於諸宰曰：丁卯，明宗初喪，隨父兄八大

庭見百官，皆列於各位，若飲食便溺，時暫出，即復位，令

則各處直房，非古例也。鰲城曰：然。答泉雜錄

仁祖壬申六月，有漢人李都司者，賫咨而至。未幾，仁穆

王大妃昇遐，都司問曰：中國則遇國喪，家戶皆自

舉哀，貴邦未聞有哭聲者，何也？接伴官對以至尊之喪

里巷之哭，所不敢也。都司哂之，接伴之對，蓋倉卒臆料

者也聞來愧甚我國所以不能純於中國者類如此治谷

三官記

元廟以定原君在光海朝以悲哀薨倉卒買棺不能無欠以松脂填凹陷處用之及仁祖登極卜山于金浦丁卯遷窆焉時群臣欲改舊棺上教曰改棺之際必有人子所不忍見者為一時觀美使已安之体魄或致不安則痛迫之情將反有大於不得用美棺之時仍而勿改可也於是只加着漆而已目録錄

仁祖丁卯元宗靈輦自揚州遷葬章陵路由京城朝議以為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徑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發民治路崔公鳴吉上劄爭

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後丁民怨必多且章陵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止議者又以經過宗廟為嫌議於八城後別從他路李公貴爭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為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徑此何禮也且殿下親奉靈輦八城而殿下由大路靈輦由斜徑殿下之心豈得安乎上即命禮官更議竟由大路而行述平行狀

國恆時宗室文武百官妻成服祭服之節出於儀註而未聞有行之者昇平府院君夫人聞訃之初下庭舉哀又行成服節次然則雖不家行此禮而亦或有能行之者

余在司中李監察文雄以受香來詣闕中余聞何祭曰為  
發引祈晴于社稷余曰不雨何祈曰蓋恐有雨豫為之  
禱國之典也聞未甚惑焉上穹尊嚴其敢如是黷告乎  
邦憲之不可曉者類多如此 三官記

赴策一節以朱子為郡時爭觀之則其境士夫笑於其官  
府既有明文古者又有在朝者笑於朝在野者笑於野  
之說矣以近世言柳西崖極言外臣八笑之非而近年  
以來則外臣赴笑成一令甲 仁祖喪宋叅議國澤以  
緩赴赴於而被論於金執義弘郁尹善道以不赴憲府  
論啓甚久慎獨齋赴朝後其論遂止然宋神宗喪溫公

自洛八臨於汴京竊謂赴與不赴各是一義也 尤齋集

己丑五月 仁祖昇遐五禮儀無大臣近侍八叅歛殯之  
文只於 明宣兩朝喪始講行之至是禮官趙翼據故  
事請令八叅 上以五禮儀無所難之俞市南祭劄引  
周禮記及通典所載漢唐之禮請從禮官之請 孝  
廟允之遂為定制 行狀魯西集

己亥五月 孝宗昇遐尤菴宋公時烈同春宋公浚吉皆  
在朝其於慎終之道宜無所憾而小歛時縱橫布陳而  
不結喪禮雖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之文時當極熱合  
有變通而不能深思善處以致 玉體浮大至於長生  
殿梓宮狹窄而不能用領相鄭太和乃出附板之議此

誠臨急不得已之計而兩宋稱鄭以能臣身為首相而  
誤大事能者果如此乎菊堂雜語

孝廟大漸時賤臣時為吏判與領左相承命趨八則上  
已昇遷中宮設屏於御榻西北邊而避八擗踊群臣  
遂環繞御榻而笑既而以世子尚在西廡中宮  
所處至近故皆即笑出小飲時大臣以下請入視飲都  
憲李應著至於伏閣泣請良久始許八視則飲已訖矣  
賤臣請依禮文不結以絞直出于擇宮處使次知內官  
以細竹量玉體而來其濶跨于擇宮牆外有餘賤臣  
即與鄭領相八達世子更八奉審則果極狀太或疑  
其飲衣太厚以手奉按兩肩則所襲者甚薄明知為

玉體肩甲甚濶矣領相出廡下達于世子使鄭善興  
急求廣板而不得遂使迓城君李時昉連板須臾而成  
小飲之夕中宮下教于賤臣曰玉體有浮氣將奈  
何對曰士大夫之喪浮極則例為還縮今大飲尚遠其  
前必如常翌暮又教曰玉體既浮還平果如昨日所  
言尤菴集

南藥泉九萬奉命廡湖南道奉孝宗諱奔赴命卒事還

昆侖集

國恆時居憂人成服者趙樂靜錫胤不成服只以私喪服  
笑闕外者南叅判老星晦隱集

顯廟甲寅仁宣王后初喪茅二日下教曰玉體浮氣

漸重若依禮文三日後小飲則必有意外之患今日欲  
為小飲矣右叢政金壽興啓曰壬申年 仁穆王后之  
喪初日適緣夜深不得行襲儀殯殿都監啓辭以為  
懿仁王后以六月二十七日昇遐而二十八日行襲儀  
宣祖大王二月初一日昇遐而初二日行襲儀此乃事  
勢之不得不已而然今亦依旧例退定云云而小飲仍  
行於茅二日又於己丑年先王下教曰今日午後浮氣  
漸盛今日必欲小飲禮官往訊于領敦寧金尚憲大司  
憲趙翼大司諫李行遇則皆以為事有經權似難膠守  
禮制此日申時行之先朝已行之例雖如此係是變禮  
令禮官問于三司長官後更稟云云禮曹啓以大司憲

南龍翼副提學李端夏大司諫李翊相皆以為今時與  
夏月有間似當依禮經行之云云兩司仍為合啓請依  
禮退行 上不聽以卯時行小飲 國朝典謨

顯廟甲寅 仁宣王后初喪以梓宮尺數過長不稱於見  
樣特命閭闔板材可合者覓得院相以為 祖宗朝以  
來不稱尺數者何限而曾無臨時變改之事請以衣服  
補空用之兩司合啓至三玉堂上劄諍之皆不聽又教  
曰今日言者皆以 祖宗朝以來必用長生殿梓宮為  
言予非不知此意而空缺處以衣樹填補則發引前累  
朔之間安保其無欠且廣劑只是一分此尤難處矣三  
司長官及諸承旨招來問啓殯殿都監啓曰諸臣等皆



以為初只以梓宮過長之故有所陳達必欲仍用而至  
於廣剝之不足今始聞之始知決不可用矣遂以寧  
陵遷厝時別備梓宮用之而長廣太過故衣樹祔數不  
限常規別為多用密補空國朝典謨

甲寅 顯廟國恆時 甫廟教以梓宮加漆時百官會笑  
不但老病宰臣有致傷之患各司廢坐可慮今後勿令  
會笑大臣以為旧例不可全齊只令二品以上兩司長  
官八叅從之寶鑑

顯廟國恆時命勿造山陵灵帷殿暫奉梓宮于丁字閣寶鑑  
甫宗辛巳 仁顯王后 國恆時領議政崔錫鼎左議政  
李世白曰當此 國恆士夫家大小祥儀節宜有定式

以礼記言之曾子問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  
當過時答之礼意甚明而五禮儀有卒哭前大中小祀  
停廢之文故遂以為例近世士夫多行祭於卒哭後而  
所謂大中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夫家祭祀也以義理  
言之 國恆中士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祭猶可畧行  
練祥虞卒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宜自朝  
家定制使之依禮經行祭而除服也又曰 國恆時元  
無禁葬之令而每當山陵未定士夫家不行葬礼因以  
成俗礼曰葬先輕而後重且大夫士庶人之葬期各有  
月數若踰月則便成僭禮今亦宜使營葬 上元從之

已亥五月 孝廟以鬢腫受鍼申可貴下鍼鍼變離穴血流  
如注不止時先君翼憲公為領相沈公之源為左相方在熙  
政堂北庭聞有命急進至大造殿正寢 上已昏昏俄  
而屬纊宮中舉哀時啓字橫在大行枕邊先君戎內  
侍封鎮着署書臣謹封稟于世子以藏之又分付兵判  
洪命夏嚴飭宿衛令訓練大將李浣御營大將柳恭  
然退在信地扈衛宮城 公私見聞

### 喪制

我朝國喪卒哭前上下皆着袞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  
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于喪爭着袞  
服此 祖宗朝法制也 成廟朝訖者以為既着烏紗  
帽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中廟賓天柳灌為  
樞護使建議以為袞服未脫而遽著黑笠既卒禮意且  
非 祖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 明廟朝文定王后初  
喪禮官依五禮儀定白笠之制尹元衡以為白笠乃柳  
灌所建之議今不可用遂於卒哭後上下皆着黑笠

栗谷日記

中宗賓天國制儒生無服只白衣冠三年徐花潭敬德曰

君父之喪安可無服乃服齊衰三月乙巳七月  
昇遐喪制亦如之名臣錄 仁宗

明廟卒笑後始著白笠復五禮儀之制 粟谷日記

明廟丁卯五月 恭懿殿未序 上令政院考服制以聞  
時退溪在京以為在禮嫂叔無服自上合無服衆莫敢  
違竒高峰以遠接從事追後八城曰 仁廟君臨一國  
今 上自有緇體之服豈可援嫂叔之礼乎退溪聞而  
思之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云此言  
朝廷皆知之故丁丑十一月喪雖有一二異訖定為緇  
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峰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國賴之  
其利博哉 梧陰集雜說

宣廟乙亥仁順王大妃葬時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笑後  
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大臣權輅洪暹以為玄冠  
烏帶卒笑後視事載於五礼仅不可輕變朴淳盧守慎  
以為正合礼意粟谷長玉堂上劄以為必欲如先王之  
禮則當初上下當俱衰經如仅礼之制別造布帽袍以  
為視事服而今既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宗白衣冠  
之制為近古也若玄冠之制宋高宗時羅點之所建白  
也此時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己也  
五礼儀撰定時叅贊許稠引羅點之說為定論至今志  
士慨嘆豈可再誤於今日 上遂漸然行之卒笑祭罷  
後以白袍白冠白帶還宮群臣服皆同 粟谷日記

宣祖朝仁順王后之喪因 上教以后嘗臨朝聽政有群  
臣為服三年之議金黃崗綽輝為大諫謂柳大憲希春  
曰此事誤定後爭之甚難即合司伏閣論后喪自有定  
禮其議遂寢名臣錄

宣祖己卯 仁聖王后禫祭日禮官定為受賀之儀兩司  
啓曰笑泣行祭而遽受賀禮非禮也 上曰旧例不可  
改也兩司爭之竟不允及祔太廟 上親祭大赦受賀  
行飲福宴之時旧例或用女樂不在於五礼仪禮官循  
例將用女樂兩司王堂政院以為飲福之宴承神之休  
當肅敬將事不宜聽女樂淫褻之聲 上以為矯激終  
不聽粟谷日記

百官庭請啓辭有曰仁順王后之喪在於正月二日而從  
權之請發於二月之初當時 宣祖大王春秋尚少也  
疾病未作也朴淳盧守慎為左右相李珥為副提學識  
禮之臣非不多也云云余恠之以為粟谷豈為是也或  
經 仁廟喪未久其有所懲戒而然耶今聞朴學魯之  
言簡易齊集一人墓誌有其時抗論以為不可而庭請  
遂止云雖不能詳然可知其當時必有曲折也治谷三  
官記  
宣廟乙亥 仁順王后昇遐 上八朔不從權領議政洪  
暹曰 仁廟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勸膳 仁廟  
出御手瘦黑太甚以此成疾不起故今日群臣尤為悶  
迫副提學李珥曰 成廟執喪盡礼行素既久自覺

漸億不能止乃曰素食果難予當以不近女色為盡心之地乃進內膳而三年不近女色此非誠孝之不足也勢難故也 栗谷日記

舊制王妃父母喪奠時皆無望奠之節 孝廟朝李完南厚源達白以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遂定為令式而行之 尤齋集

顯廟甲寅 仁宣王后國恤時禮曹啓曰大王大妃殿服制以期年磨鍊啓下而家礼服番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期大功之別已亥國恤時 大王大妃既服期年之制則今此服制為大功無親節目中以大功服改付標以八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七月大丘幼學都慎徵上

疏以為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為期年於已亥而反以國制衆庶婦服為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有異云云

上命招時原任大臣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三司長官使之會議今番服制與已亥同異與否考出以啓賓廳啓曰已亥服制訂定時初曰禮曹啓辭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領敦寧李景奭領中樞元斗杓等以為臣等於古禮雖不能曉解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期年服以依議施行矣庚子三月掌令許穆上疏請行三年之制右贊成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以儀禮注疏四種之說援據論下鄭太和請於宗錄中考出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大

王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已行之制而考出則  
貞熹王后於 德宗大王參行期年之制文定之於  
仁宗服制無見出處其年五月又回右相元斗劄請  
行三年之制鄭太和沈之源李景奭鄭維城等以爲  
考諸宗錄無三年已行之例喪祭從先祖乃是禮經明  
訓當初以期服議定者既據五禮儀則今豈有異見云  
云臣等今以諸臣之議觀之大典服制條云爲子期年  
而已別無長子衆子之別故己亥訂定時大臣儒臣皆  
稱時王之制無長衆子論下之語矣自有三年之說始  
以長子次長子之說論說紛紜大槩爲長子三年爲衆  
子期年即古礼而不知長衆皆服期年乃國制也云云

上以啓辭欠明縷 下歲教賓廳再啓曰大典爲子之  
服不分長衆皆爲期年故己亥服制時長衆之說初不  
舉論只行期年之制而今番服制則大典子婦之服既  
有長子妻期年衆子妻大功之異而其下別無承重則  
服期之語以此觀之大王王妃服制之爲大功不可謂  
無所據矣 答曰己亥服制訂定之時未聞有長衆子  
之說但於當服三年之說覆啓收訂之時雖或有之此  
非朝家採施之事到今敢發衆庶大功之說五服條無  
承統一款則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而不爲參考  
禮經會訂之意安在賓廳三啓曰儀禮經傳父有長子  
條註疏有曰茅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茅二長者立之

亦名長子泛觀乎此則似若適妻所生之承重者通謂  
之長子而其下又言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其三則  
体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其釋庶子以為庶者遠別  
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sub>二</sub>子之承重者不  
得三年矣上下所言適妻所生第<sub>二</sub>子則同而一則謂  
之長子而服三年一則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必有所  
由然也其四種之說有曰一則正体不得傳重謂適子  
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執此說而究之則上所謂第<sub>二</sub>  
子之亦名長子者以是目適子有廢疾而言之者廢疾  
之適子既不服三年故為此第<sub>二</sub>子之亦名長子者服  
三年也下所謂立庶子為後者雖是適妻所生之第<sub>二</sub>

子無乃其為長子服三年故不得又為第<sub>二</sub>子而服三  
年也又適婦条註疏有曰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  
得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就此諸条反覆參互則今此服制之用國典大功者似  
不悖礼矣 答曰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敢以体而  
不正斷為今日之禮律耶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  
賈疏既曰第<sub>一</sub>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sub>二</sub>長者立之亦  
名長子云莫重之礼決不可以附托之論為定 大王  
大妃殿服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期年制定行其時礼官  
判書趙珩參判金益吳參政洪柱國正郎任以道完拿  
鞠巖問 肅宗即位後  
英德年定配 領相金壽興以無倫不近理之說

倡言侂而不正之語忘先王附他論之罪不可不正中  
道付處曄掌令李光迪持平柳之燦啓請還収 答曰  
莫重服制為禮官者所當明暢奏達而不請収處直為  
付標臺官當嚴辭請罪反欲救解爾等乃臺閣中無狀不  
舉職者也并削奪官職門外黜送左収政鄭知和再上  
劄伸救 答曰曩時大臣収収一無体而不正之語庚  
子論卞之言乃朝家不用之一場空言今日賓廳之啓  
敢發此言而今若曰非今日大臣倡言之罪云則厥罪  
誰極乎未曉也 國朝典謨

甲寅 顯宗國恆過因山後禮曹啓以自 上於臘享時  
當受 仁宣王后承重服副司直吳挺昌上疏以為未

奠者曰其奠而制服在小詳前乃於小詳受服在小祥  
後則申心喪併通三年而除者乃宋皇祐元年著令而  
宋儒黃榦著之儀禮經傳續編以補古礼之闕今國家  
從先正臣李滉之說將於臘享受服切想李滉時中國  
書籍未有如今日之盛行我國故容有未見續編而然  
也今則經傳古禮既行於世宜一從先儒已定之說領  
相許積曰代服必待小祥者古礼司馬操之說也不必  
小祥而受服於朔望者李滉之言也挺昌之言案據古  
禮而臣與金壽恒累日講究則帝王家與士庶不同既  
踐其位行其礼獨於受服必待小祥則其間祭祀節日  
多有不便至如稱孝稱哀亦甚拘碍且以未受服每二



攝祭亦所未安故不得已從李滉之言矣 上從之令於元日受服寶鑑

甫廟庚申仁敬王后國恤朝臣之承訃於二十六日者雖舉哀踰日成服於初一日承訃於二十七日者成服於初二日陪從於時御所者勿論承訃先後使之從服於自 上成服之日時 上在別宮聞喪於翌日故也寶鑑

甫廟庚申仁敬王后國恤禮曹啓以家禮五服畝曾孫嫡婦少幼而其姑在則否 大王大妃莊烈之於大行王妃莊烈以情禮不可無服制而五禮既無可據之文又無國朝已行之例請議大臣左相閔鼎重以為 大行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當以已承重者為曾祖母齊衰

則曾祖母之於承重曾孫婦全然無服似非情禮之所安判府事李尚真以為不當服校理林泳等以為曾孫婦既無本服又不得為承重之服則其為無服似無疑上教曰古人云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大王大妃殿服制雖曰無有於此喪既有重統之義又有報服之理慈聖為此喪服適婦碁 大王大妃為此喪服適曾孫婦總則各服其服似無相壓相妨之理以此分付舉行寶鑑

辛酉六月 甫廟以永昭殿練祭設行當否弘文館考出禮典又為詢問於在外儒臣宋時烈李翔等皆言 殿下既用易月之制服之既盡更無可練之服則練之為

祭真所謂無其宗而有其名然今若不行應行之練祭則練主改造當在何時守侍陵官之變除亦在何時初忌日祝辭當稱練事耶當稱祥事耶 上教曰今若諉以無變除之節而不行練祭則情禮欠缺揆以事理不可全廢三年之義練禫節目并磨鍊舉行 寶鑑

肅廟甲子回祀曹叔訖判府事李尚真以為選人既祔除衰而皂巾青涼衫以終喪雖是朱子之定論而今之儒生既無卒笑後除衰之節常著白笠帶以終喪則獨於科場巾帶別具黑色未知允合於朱子之意五礼仪中朝臣烏帽之制既變為白帽則儒生之黑巾亦當變為白巾矣 上遂命以學校試場一體定制施行 寶鑑

肅廟辛巳禧嬪張氏賜自盡于闕內後禮官告訃于王世子及嬪宮舉哀於別堂朝廷奉慰問安喪事則自宣仁門出送治於別處賜以長生殿副器戶禮曹官以生時品秩從厚治喪王世子依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之文服腮司直李益壽疏請殯歛之際世子躬親照揅如以冲年傷損為慮督送宮僚為宜云禮曹以世子之親臨此喪揅以理勢事体俱不可輕訖宮官只是勸講之任則亦不可管攝喪事請使其內外族屬之無故在京者與護喪中使相訖者揅 朝野記聞

肅廟祭已教曰五礼仪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純之訖既已釐正而團頌衣布裹帽未有變改叅以古制欲

一釐正禮官稟處領中樞尹趾完以為君臣服制之儀  
既有朱子之疏昔我 仁祖大喪時文敬公金集亦以  
此進劄議者多難之事遂寢及己亥臺閣合啓館學抗  
章儒臣宋時烈宋浚吉亦以為可行而大臣李景奭等  
一時名相五六人皆以為不便亦莫之行豈不以古今  
異宜窒碍難行之故耶行大司憲權尚夏以為子之於  
父臣之於君喪之 禮無有不同而國朝喪君之禮則  
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真所謂茅纏紙裹不成貌樣者也  
唯願斷而行之請令羣臣同服縗服 上教曰茲事自  
有朱子定論斷然行之可也自此遂復古禮 寶鑑

### 國婚

太宗朝欲以公主下嫁府使李續之子續不從命 上怒

禁錮其子孫至三世乃得解 眉叟記言

太宗謂大臣曰有一女年尚幼然及國家無事欲令適人  
廣求四五品以下士族家已得議郎南景文之子凡為  
駙馬者不患貧賤若門閥子孫習於驕奢鮮有不敗者  
吾欲取官卑者子孫此兒訟政之孫訟政已老其父早  
世鞠於寡母端不驕逸予以諸婿觀之初納婿時以平  
壤伯趙浚閑國元勳與同休戚以子大臨為婿果為睦  
賊所誅幾不得其死此乃諸卿所共目擊也其時李茂  
為相必欲速治幾貽後笑清平君之父居易亦坐大罪

以子之故得保令終父有罪而子為駙馬事之難處莫甚焉故止選士族子孫欲其無驕奢之習也寶鑑

世宗朝 光廟以首陽大君在潛邸吉禮未定初以 貞

熹王后之兄議婚監察可氏至其家主夫人奉處女而出與之對坐 貞熹年尚少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

後而觀之主夫人推八之曰汝次尚遠何敢出頭乎可氏告於主夫人曰其阿只氣像不凡請更觀之嘉歎不已八闕啓之遂與定禮可氏知人之鑑至今稱之松窩雜記

成宗朝惠淑翁主將下嫁申從獲之子沆 上謂從獲曰翁主下嫁後有謁舅姑之禮古之制也翁主生長禁中或有挾貴驕傲之弊必須自少知禮習與性成而後能

執婦道御勿以貴廢其禮也 國朝典謨

成宗朝納世子嬪自朝風雨大作 御札付嬪父左叅贊

慎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為忌大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云自午開霽清明海

東野言

國朝初選儀賓必取其地散品下者蓋不欲人才之苟速禁道也自 宣廟以後則不然必擇其傑然而秀窈然而文者故彬二乎皆可尚也 尤菴集

宣朝辛卯以駙馬棟擇筆子 傳曰國家取人之規至狹至於婚姻之際姓字雖同非出同貫則安可諉以同姓乎若非國姓則取之無妨禮曹以無前例可據請廣取

廷議 上曰士大夫家則未有媿此者而獨於國婚有  
如此雜說况 世宗朝有李淑儀者我朝亦嘗有之矣  
左相柳成龍叅判具思孟等獻議力爭遂止 寄齋雜記  
祖宗朝唯 大殿及東嬪則收取士大夫處女年歲單子  
使之八闕而選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宮或令監  
察可氏就其閭閻本家擇而訂定至于今 上朝庶孽  
諸君之妻亦皆收其單子使之詣闕自擇之非徒失其  
先王世守之家法僭分越禮之禍亦自此始矣 松窩雜記  
仁祖為昭顯世子擇嬪有處子容貌豐盈一見可知其為  
有德之人而其坐立無儀哂笑不節賜之飲食則無論  
飯羹湯馘皆以手指取啖宮人指以為狂 上亦疑其

病風不之察也後有所故甚有婦德 仁祖聞而咄嘆  
曰我墮其術中矣其處子姓權云 公私見聞

顯廟癸丑明善公主三揀擇後喪出 上命仍存駙馬孟  
萬澤爵號又令八見喪事大臣金壽興獻設以為諸般  
吉日既已推擇啓下嘉禮廳亦為排設此正礼所謂告  
期而未成婦者婚為齊衰服而吊之既葬而除之者也  
仍存與否固不敢臆斷而但帝王家礼節與士夫家不  
同爵號仍存雖出於有所不忍而前頭難處之事不止  
一二聖上亦已念及于此否耶遂還叔爵號 退憂堂集  
肅宗丁亥戶曹判書尹世紀曰 迺初君吉礼時婚家經  
用之需皆出債於人而無路還償債主或呈備局或呈

臣曹非但取怨於民其在國體極為疲弊至於大婚則  
事体尤別而慶恩府院君家及故監司沈權其他古人  
之名俱在於冊面置簿有若負債者然戶兵曹及宣惠  
廳同力還償似好矣右設政李 曰此事似無前例  
若國家本支蕃衍之時婚家出債之物有難自公家一  
一備償而今此有司請償之言蓋慮國體民怨亦似無  
妨矣但宣惠斤則需用之道與他有異賑斤則備償何  
妨乎 上曰公債特為蕩滌市民之債自戶曹賑斤還  
償可也 備局膳錄

### 典禮故事

太宗戊戌八月 上命禪位于世子政府六曹諸臣等排  
闥直入呼天痛哭請寢成命不允世子亦固辭不允  
上以大寶傳于世子即移御於蓮池洞宮 世子即位  
景福宮受賀須臾且率百官具箋奉謝于 上王殿軍  
國大事則皆啓于 上王十一月 上服袞冕御仁政  
殿奉崇 上王聖德神功 大妃厚德尊號幸 上王  
時御所行獻壽禮 東閣記

國初權近上書依皇朝法祭厲鬼名曰厲祭至於列邑皆  
設壇祭之 大東韻玉

國初王世子朝服制與臣僚同 成宗朝尹判書孝孫以

為失貴賤之義建議定七梁遠游冠之制名臣錄

世宗晚年多疾倦于勤不能視事 文宗在東宮命叅決

機務乃開議事堂受群臣朝叅 東閣記

成宗壬寅唐陽公主卒禮曹啓公主卒無停朝市 上特

命停一日弘文館考前史云宋時長公主卒停五日

上曰古亦如是今胡不然命停三日 設聞瑣錄

成宗朝親祭先農遂躬耕籍田王妃章世子嬪及內外命

婦親蚕 上曰躬耕所以供粢盛今之東西籍田是也

稍有其宗親蚕所以供衣服有其儀而無其宗今欲織

作於內其造織筊又選織婢以八國朝 謹烈

中宗昇遐廟號稱宗 仁廟傳曰父王當齊朝危亂之時

撥亂反正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回啓曰昔宋高宗

廟號欲稱祖充棄以為漢光武以長沙靖王後八承大

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綽欽宗不當稱

祖云我朝世祖之稱祖者以中興而以弟綽兄故也大

行王雖中興直綽 成廟之統稱祖未穩 上命更議

大臣等以為議謚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 東閣雜記

明宗即位當舉垂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厅領相尹仁鏡曰

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子李晦齋彥迪曰

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安有嫂叔同御

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擬宣廟朝仁順大妃問垂簾

之近大諫白仁傑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久聽

國政仁順不悅未幾撤簾名臣錄

明宗乙巳議定垂簾之儀 明廟坐於簾內洪忍齋暹以大憲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慈殿在簾內殿下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即允之名臣錄癸丑七月還政退溪製進教書

穆宗登極詔使許國魏時亮八京時 明廟新昇選兩使謂問禮官曰權知國事未受為王當與群臣同服事出褒禮典禮無據李訖政鐸時為禮判乃以世子七章服為請詔使許之名臣錄

本國 列聖諱皆有代用之字凡於上章公文科場製述毋得犯 本諱其代字入窅知之故今錄於下 度祖

諱代冲 太祖諱代朝 太宗諱二名故無代用 世

宗諱代禱 文宗諱代琳 世祖諱代理 德宗諱代

明 睿宗諱代光 成宗諱代欣 中宗諱代豫 仁

宗諱代 明宗諱穉僻無可代用 裨官雜記

今 上宣祖嗣服初改潛邸曰諱自下備三望皆以日字傍

之字擬進其時暲字備首望或副望未能的記而其倫擬則分明適點於今 御諱金叅判緇輝追聞之諺曰

暲字乃 恭靖王御諱若被點則當奈何 幸不點耳

其後 宗廟御寶為李山所盜設都監改造余為提調

奉審 廟內各室冊室則第一 康獻王室中有恭

靖王上尊號玉冊其文曰 臣暲云云方知暲字為恭



靖王諱而舉世無知者獨金叅判知之可謂該博矣月  
汀漫筆

宣祖辛未八月康陵丁字閣火素服五日粟谷日記  
壬辰之變全州慶基殿 太祖辟容移安於寧邊甲寅重  
建真殿遣中使及承旨禮官扈來將過京城而去禮官  
請設帳殿於慕華館基亭百官行祭以送時九月九日  
也苔泉雜記

宣廟癸巳四月二十五日 宣靖陵慶報至 上在永柔  
行宮出閣庭亭百官會哭二十九日卯時出閣庭服總  
麻就位率群臣行四拜哭盡策又行四拜群臣以白衣  
黑笠黑帶行公 上臨朝御白衣白笠 壬祭行朝錄

太祖三年甲戌欽差內使黃永奇等賫至告海嶽山川等  
神祝文內節該高麗陪臣李仁任之嗣今名某云二即  
將奉宗世系於李仁任不干事理奏聞太宗朝又遣  
李彬奏請改正成祖降敕允許厥後連馬請改而或許  
或不許及 宣祖甲申使臣黃達或得新會典以來刊  
偽辨証甚悉戊子俞泓得印本一卷以來 上親告于  
庙社己丑尹根壽得全秩以來 上又親告于庙社又  
曰夫子乃彝倫之主予當親祭以告彝倫沒叙之意遂  
祭文庙又命俞泓等一行及承文提調等賜宴于太平  
館以勞之因命錄光國勲以三人為首東閣記首尾凡  
一百八十年使臣十一起乃得請

壬辰亂後朝臣禮葬之儀日廢不舉至癸卯崔贊成混卒  
上特命吊祭復舊白沙集

仁祖癸亥光海夫人病逝于江華 上命欽襲時衣衾棺  
槨急速下送禮曹啓曰溯此與疥嬪之喪有異令儒臣  
博考三日停朝市五日素饌禮曹堂即看護初喪令圻  
伯備設上食各殿下送解事內人二人親屬一人叅見  
燕山反正初以燕山降歸今番初無降封之節先以降  
封事奉承傳後以邑號書銘旌依允以王子例為之墓  
限依燕山時例加給三百步月沙集

仁祖丁卯十一月初八日以天啓 皇帝昇遐百官舉哀  
十一日百官成服四品以上衰服五品以下白衣烏帽

角帶舉臨三日十四日除服芝峯日記

仁祖辛未三月江陵集慶殿火 太祖真幘未及救出自

上率百官舉哀晚雲日錄

仁祖辛巳光海卒于濟州逮事臣僚皆食素四日而止公視  
禮判李顯英劾自 上內庭一次舉哀百官變服衙門  
會笑擔軍皆白布巾等項請劾大臣李延陽時白上劄  
請拿問禮官 上不允同春集

仁祖議謚先稟祖宗二字 孝廟命用祖字始定烈祖中  
改憲字終以仁字外劾多以稱祖及一廟疊謚為未安  
應教沈大孚疏論祖字之不可用俞市南祭疏言 列  
聖廟號既有 仁宗今日復用豈是別嫌之意也論者

以 太祖太宗世祖世宗欲為今日之援據夫太者無  
上之稱世者世室之義字義不見於謚法歷代皆用初  
業中興之君唯祖宗亦用此例而今不可為據也唯  
皇明淳祖昭皇同用一字未知有何經據而當時如  
三揚輩所定典禮不無後來之疵詎更詢迂訖以求  
至當幸甚以此轉輾至於窟胤北行狀曾西集

古之有功德於民者死則民自罷市巷笑乃見遺愛之在  
人也我國公卿之喪自官依式限日停朝市已非古意  
向有人自京來言昇平府院君之喪李政丞景往吊道  
見小巷有依旧坐肆者言于漢城府推治其罪可發一  
笑治谷三官記

宣廟甲寅仁宣王后初喪傳曰以制祭服之故明日成服  
似有未及之患禮曹三堂上當該節斤並拿問處之此  
日有闕之代口傳差出未安禮曹判書以六卿中無察  
事承旨訖于大臣為之大臣以兵曹判書金萬基使之

無察國朝典謨

甫廟辛未歷八東武安王廟左相睦來善以為依倣周王  
式商容之間行式禮右相閔黯以為不宜拜亦不宜式  
當舉手揖 上從黯訖辛未又歷八南廟依前行揖庚  
寅 上語諸臣曰闕王廟不拜而揖果無失於礼否  
宣廟朝親祭時必不行揖禮也左相徐宗泰曰其時則  
天將同往或行拜礼今不安永遵闕王自是異代名將

與先聖先師有間行揖之外無他禮矣 上命考出

宣廟寶錄則 宣廟行再拜 上命令後依此行拜禮

寶鑑

甫廟癸未十二月命行 迎初君冠禮于瑤華堂賓以正  
二品贊以從二品差出視世子減一等禮曹以節目詭  
訖大臣判府事徐文重以為親王子冠禮詳在集禮會  
典而五禮儀則闕焉該曹又無謄錄之可據則事是初  
行而世子冠禮亦且行于東宮則今獨不行於私筭而  
行於大內別堂失次之大者也厨院設醴尚方陳服一  
依 世子冠禮之儀安得無混逼之嫌乎左相李畬以  
為皇朝會典皇太子冠禮行於奉天殿親王冠禮洪武

定行於王邸成化更定於奉天門前東廡今此冠禮之  
行於大內別堂臣以為未安也且集禮皇太子冠則三  
公一人為賓太常卿為贊親王冠則禮部太常官為賓  
贊云太常官之非卿則決矣而所謂禮部官亦非必尚  
書也今之以亞卿為贊亦似過重矣遂改定處所於通  
化門內東月廊賓以從二品贊以從三品差出 寶鑑

仁祖甲子 大王大妃殿進豐呈時禮曹儀註定坐次以 大妃殿主

北 殿下在東 王妃在西啓運宮座在 王妃座之北差後

先王後宮侍坐於 慈殿之後當守後宮侍坐於 中殿之

後外命婦坐於南行 上欲以 啓運宮座設東壁禮曹以

東西分坐非但男女異位東壁御座之上不宜更設他坐

啓運宮座請勿差後於西壁上命 啓運宮座勿為磨鍊

先王後宮之坐差後於西壁 月沙南宮錄

光海庚戌以世子隨叅 規殿禱祭事令禮官議公回啓以為  
世子方在冲年未行冠禮所着冠服似為不便忠靜巾不  
可用於接待賓僚不合於八廟行祭以童髻行禮亦似未  
穩歷代諸君受冊之後年雖幼稚皆即上冠故始有具冕  
服謁宗廟之禮今者世子未及受冊未及謁廟而以童髻  
行祭未知如何遂不行 月沙南宮錄

世宗三年始行世子八學禮 寶鑑

### 朝體

外官堂上官於堂上官使臣大門內三品以下使臣中門  
內鞠躬六品以上於大少使臣大門內七品以下大門  
外鞠躬並時服觀察使初行則朝服近于五里亭設政  
則公服

隔等者 如五品於三品之上 就前再拜上官不答 差等則 揖禮則隔  
等者就前揖上官不答 差等則 道遇則下官下馬上官  
放鞭過行 差等則下 同等者馬上相揖堂上官則雖隔  
等並下馬相揖

外官堂上官於堂上官使臣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答  
拜於三品以下使臣客東主西相對再拜三品以下於

堂上官使臣現身請謁就階於三品以下使臣隱身請謁並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差等則答拜隔等則不答

大小負人道遇香祝教書諭書宣醞宣牌之類下馬鞠躬賚奉人不下馬遇供御之物則拱立

大小負人遇巡將巡官皆下馬巡將巡官大小負人遇御押標信皆下馬並大典

奉命大小少臣僚道遇香祝皆下馬奉香祝使臣則否續錄

黃翼成喜為相金宗瑞為工判嘗會于公處宗瑞令工曹畧備酒果而呈之黃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為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以私自公

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于前而峻責之金相克成嘗以此事啓于經席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鎮壓朝廷東閣雜記

世祖朝金中樞有禮以舌人職至二品嘗充赴京正使叅議李芮為副時相申文忠公啓曰金坐向南而芮以文官當北面今既為正副使宜令連坐光廟曰宰相何有是言有禮職二品芮為三品官何得連坐王爵隨人有高下耶文忠失對而退近年有以雜技為二品官與文官同為提調則文官雖降一階使坐其上此亦隨人高下之設也設問瑣錄

成宗朝司宰監提調李石亨是正一品廢貶等茅時判書

叅判坐西叅議坐南有妨作曹體面諫院啓請遷之國  
朝典諫

明廟癸丑景福宮大重修垂畢沈忠惠連源以首相禮判  
尹洸以都監提調往審見其外閣窓戶皆用朱紅銅錄  
等真絲尹公大怒即投致該郎李仁健鎖項脫帽而責  
之曰唯大內寢室乃用真絲而么麼一微官敢欲取媚  
要譽毀法至此當論以毀其制書律辭氣勃二仁健乃  
忠惠之婚也忠惠聞若不聞待其從沙地象辭苦語請  
死求乞極其困辱然後乃曰此乃愚婚也年少新進不  
知國制有限自陷忘作似非有情而毀制之律無乃大  
重乎幸思其次遂止推考寄齋雜記

如有奉命出使則朋僚皆邀迓設酌又於發行之日亦皆  
出郊送之雖勲貴大臣未免俗態唯洪益城應承命詣  
關而已他無所詣亦不曾迎餞只於赴京之使及各道  
監司發行之日遣錄事持一壺往餞之時人以為真得  
宰相之體慵齋叢語

中廟朝李沆為相臺諫駁之至請遠竄大臣宰樞會賓  
伸救許判書碗後到鄭領相光弼曰何遲也許曰心有  
未安慶契思故晚也臺諫所論不須是非而主上以  
臺言竄沆于外則沆之行雖僅出城門大臣宰樞伸  
救可也今臺諫方集臺廳論之大臣亦率宰樞會于賓  
厅同時並啓有若戰場何也君子先公後私我言乃至

言也遂辭出鄭公慙服前言往行錄

靜庵先生以大司憲赴衙高荆山以戶曹判書在先雖知公在後而故為遲。蓋示其倨也先生使拘其陪吏一日而放之人有問其當否先生曰彼之所為大失士大夫讓路之風誠為非矣栢府雖檢教風俗彼亦大臣非我所敢糾正之人因其吏似為過當故即放之高聞之極以為是寄齋雜錄

李栗谷掌銓時以銓曹事往時相某公家受薦望而忌紙硯某公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為栗谷介懷者栗谷曰我既失体承相之責我自是相府体例事也吾何憾焉公私見聞

李相國元翼壬辰亂作為平安道都巡察使 宣廟次龍灣公住安州甫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公命元及韓公 權公徵并稱都巡察使與公等夷聯坐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禦三都察公先自降礼具軍服謁拜迎送由是彌令有所專矣謚狀

迨賊之亂光海君自江華舟遷于泰安賊平復返于江都其時奉命別將承傳及宣傳官等為其奉標信所經官舍共八上房而處光海於西軒厥後兩司彈論以為偃然自八上房甚不當連章不已別將等數人皆罷其官余未知兩司之所以為心也光海今日只是一王子耳一王子與主上標信孰尊焉治谷三官記



張谿谷在 仁祖朝以吏曹判書兼大提學言事獲罪  
特補羅州牧使公在朝頗以簡傲得謗而及其蒞州武  
人之為金吾郎者為拿罪人過八客舍公具冠帶乘  
馬以進曰王人八府不可乘輜及其相見禮貌甚恭金  
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是公笑曰都事在  
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而今則外官之待王人不得不  
如是人或以過恭疑之公曰吾豈不知而末俗尚驕下  
陵上習吾所以為此者欲使後生知古例之如此耳  
見聞

谿谷張公嘗語子弟曰汝輩為下官必下馬於上官家大  
門之外騎馬將故而上官有追傳之言則必下馬以聽

之如有稟白之事則必下馬拱手以俟敬官長所以敬  
君上也公私見聞

洪鶴谷端鳳以大臣赴瀋陽時過平壤監司陪行有不能  
事欲責之軍官曰聞都差使負甌山縣監陪行云責此  
足矣鶴谷掉頭即命監司八來監司欲上座叱令立庭  
拿八軍官施棍罰後出送監司啓罷甌山縣監不敢為  
一言辭色此雖挽近事猶有大臣體貌晦隱集

嘗聞李頌府事敬輿之言曰古例臺諫尊重守令不敢求  
見昔吾先君寧于闐西冬月遠啟行次安州、牧崔瓘  
大夫人即吾王母從姪也同留衙中翌年春先君兄弟  
往奉王母故方在安州先君除弼善叔父除掌令叔父

為其為臺諫也不得與沿路守令相接既歸每日臺諫之職令人極無聊其尊重如此廢朝時為其有所干請故有守令見臺諫之規李判校沉亦曰反正初鄭暉為大憲鄭光績為大諫建詔守令敢見素不識臺諫者當加彈駁是故吾再除外任皆不見臺諫厥後羅萬甲為臺諫復從廢朝之習以此兩說則實為聖朝之羞也治

谷三官記

沈晚沙之源為洪州牧使林判書璋為奉道監司巡到洪州沈公自以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答州吏曰汝倅於我交契雖密上下官體貌不可不嚴汝守有失汝督受答罰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先失體貌而復怒其答吏則

殆近蔑法故終不介懷而自此益覺已非敬執下官之禮林判書之玉成于我宗多云公私見聞

晉州乃慶尚右兵使營下官也 仁祖朝樂靜趙公錫胤

為牧使日二乘曉問候于兵使兵使請除禮則曰吾所

以為此非為兵使乃敬君命也終不廢驪陽閔公維重

孝廟朝為鏡城判官候謁北兵使一如樂靜之為公私見聞

余於先君大拜後見有相臣來拜者必先使人出見之相

臣着公服則先君亦着公服着私服則亦着私服以待

之而必下階迎之至級相諫言語書辭皆稱小生此皆

國朝故事也 公私見聞

孝宗丁亥李持平稅方在臺其年大飢 上命大臣設局

句管賑飢事選擇任公公以執法無任即署事三體不可辭上特令出入揖不拜裁度可否事一與大臣抗禮蓋古事所未有也履史記言

孝宗庚寅冬京畿監司金光煜罷黜水原府使邊士紀領相李公敬輿啓請仍任上命監司推考未幾又實下考右相李廷陽時白啓曰監司之罷黜士紀雖未知其意所在而大臣陳啓請仍聖上又命推考曾未幾何又用殿最有若好勝者然藩臣事體豈容如是請監司罷職上許以古大臣風命光煜罷職士紀仍任大司憲洪茂績等發啓爭之上命皆逆差同春集

### 朝儀故事

世宗謂禮判許稠曰子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佞伏之禮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何暇為禮名臣錄

中宗己卯六月上以便服坐便殿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傳色出納且於國忌日依朱子家禮上服淺淡服啓事臣僚亦以淺淡服八侍錄日月

自先王朝凡八侍之人例為自下先出中宗乙卯檢閱申潛於經筵啓史官先出未便之意上可之詎于大臣自首坐者先出為式東閣雜記

在前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明廟朝黃海道大賊林

巨正使其黨持一通文書有若上變者然承旨不察而  
啓之 上怒遞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事皆得先拆後  
啓而令上疏皮封題曰上前開拆乃故例也芝峰說  
宣廟朝朴司諫東賢八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練都監欲  
行鳥銃法柳領相成龍所建請也是日柝公於上前親  
作試放狀舉措頗不佳公進曰今日 殿下無望國家  
之中興也某以首輔親作放砲狀於經席安有大臣體  
貌如是而能中興者耶上瞪視不答及罷柝公出語人  
曰今日朴某言誠是矣然古人言諸侯有爭臣不失其  
國此豈不足以中興乎時以為兩難崇孝錄  
上前俯伏之禮實非至敬之道故 祖宗朝例賜便坐一

自 貞熹王后垂簾群臣莫敢仰視之後習以為常至  
於明良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筵亦嘗每許便坐  
矣重峰封事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來此規  
遂廢凡啓辭以言語傳于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  
後乃用草記鋪張文字畧如疏劄之為今政院日記書  
曰某承旨以某司某官言啓曰云云蓋存旧規也從峰  
仁廟甲子適慶大駕南幸渡漢津舟中水浸膝鄭守夢暉  
從容拜跪上曰蒼黃間安事礼為公謝曰造次何敢違

禮行狀象村集

孝廟朝疏曰下情之不通久矣頃者常叅之舉誠美事也

而在庭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  
臨朝聽政之本意哉 世宗朝終朝視事親自詢諮而  
凡干公事該曹皆得稟斷自夫此規之廢而草記之啓  
作矣今既復設則各司各啓之事皆宜面啓以備睿裁  
豈可以常參為一文具而嘿然而退又有草記哉且常  
參之日則罷朝後諸司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稟旨  
之事因為舉行之地不敢偃然徑還者乃是古例云而  
今則常參之官既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之規此等事  
亦恐不當也 老峰集

肅廟庚申宋相時烈言自恭後君臣之間大嚴情意不通  
臣師金長生告于 仁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

禮情如旧儀 仁廟允之其時大臣惶恐不敢凌長生  
亦不能獨行退而以為恨矣臣之以言蓋為君臣必顏  
情契而後能盡言故也 上曰豈不好乎 寶鑑

肅廟辛卯景賢堂啓覆時 上曰今日筵席不嚴座間呵  
欠之聲不絕予則以君上而對臣下猶且掩口而呵欠  
况人臣全無敬謹若是乎以承旨不為警飭特命推考  
又以諸臣奏事不分明離席皆命重推又教曰諸臣出  
八之際殊無趨蹌之舉亦多有作聲咳唾者皆在 先  
朝八侍注書岸着紗帽承旨李奎齡至請推考筵席之  
嚴固當如是矣 壽谷集

守令邊將拜辭日政院以傳教之意言送例也壬辰亂後

此規久齊至甲午余為承旨時院中設復古爭令余畧  
構若干文字言送乃出於一時草創而至今遵行無一  
字增減可笑 芝峰說

### 盛際故事

慶容之戲肇自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出自海中始現於  
開雲浦來八王都其為人奇偉倜儻好歌舞益齋詩所  
謂具蓋頽頽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者也初使一人  
黑袍紗帽而舞其後有五方慶容 世宗以其曲節改  
撰歌詞名曰鳳凰吟遂為廟庭正樂 世祖遂增其制  
大合樂而奏之初倣僧徒供佛羣妓齊唱 靈山會相佛  
菩薩自外庭回匝八伶人各執樂器 瓊鶴人五慶容假  
面十人皆隨行漫唱三回八就位而聲漸促撞大鼓伶  
妓搖身動足良久乃罷於是作蓮花臺戲先時設香山  
池塘周押彩花高丈餘左右亦有畫燈籠而流蕪掩映

於其間池前東西置大蓮萼有小妓八其中樂奏步虛  
子復鶴隨曲節翱翔而舞就啄蓮萼復小妓排萼而出  
或相向或相背跳躍而舞是謂動也於是復鶴退處  
容八初奏漫機處容成列而立有時彎袖而舞次奏中  
機處容五人各分五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機為神  
房曲娑娑亂舞終奏北殿處容退列于位於是有效一  
人唱南無阿彌陀佛羣從而和之又唱觀音贊三周回  
逆而出每於除夜前一日夜分八昌慶昌德兩宮殿庭  
昌慶用妓樂昌德用歌童達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為  
闢邪也慵齋叢話

觀火之禮軍器寺主之預先設具於後苑有大中小例所

費甚廣其法以厚紙疊累碗筒二中納石硫黃焰硝斑  
猫柞灰等物堅塞等之付火其端則須臾烟生火熾筒  
紙皆破聲振天地其始也理置火矢於東遠山以千萬  
計火八則矢無數抽上射于天隨破有聲狀如流星滿  
空燁二又樹長竿數十於苑中竿頭設小包御前懸  
彩籠自籠底結長繩屬諸竿縱橫連亘每繩頭置天軍  
器寺正奉火燧納籠中須臾火起焰落于繩矢縱繩而  
馳觸于竿二頭小包亦圻火光回幹如轉輪之狀矢又  
從繩而馳觸于他竿如是馳觸相繼不絕又作伏龜形  
火從龜口而出烟焰亂瀉如水流下龜上立萬壽牌火  
明牌裡牌面字亦昭灼又於竿上揆畫篋以繩結之火

從繩而上火盛繩絕則畫箠下張箠中書字歷之可辨  
又作長林刻為花葉葡萄之形火生一隅須臾冒焚林  
樹火盡烟滅則紅葩翠葉馬乳下垂之狀真偽莫辨又  
優八蒙假面背上負木板二上設包二拆火振猶自呼  
舞曾不畏怕此其大畧也 上御後苑松岡命曰文武  
二品以上宰樞八侍夜深乃罷 慵齋叢話

駭讎之事觀象監主之除夕前夜八昌德昌慶闕庭其為  
制也樂工一人為唱帥朱衣着假面方相氏四人黃金  
四目蒙熊皮執戈擊柝指軍五人朱衣假面着畫笠判  
官五人綠衣假面着畫笠竈王神四人青袍幘頭木笏  
着假面小梅數人着女形假面上衣下裳皆紅綠執長

竿幢十二神各着其神假面如子神着鼠形丑神着牛  
形也又樂工十餘人執桃符從之揀兒童數十朱衣朱  
巾着假面為侏子唱帥呼曰甲作食殞脾胃食虎雄伯  
食魅騰簡食不詳攬諸食姑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樂死寄生委陷食陷食觀錯斷食拒窮奇騰狼共食盡  
唯爾十二神急去莫留如或留連當啖汝軀拉汝幹節  
解汝肉抽汝肝腸其無悔侏子曰唯扣頭服罪諸人唱  
鼓鑼時驅逐出之 慵齋叢話

國俗於元月望日縛蒿作穀穗連筵象多宗架木連索以  
祈年穀闕內曰國俗稍煩其制樸象七月篇所載人物  
以為耕種之狀初非欲奇巧亦是務本重農之意至末



流左右分邊角勝者有賞官吏工匠假物作形競作  
新巧搜括物色市肆一空有文官李蘋者素深刻有幹  
能政院啓屬右邊故事六承旨分屬左右有屬左邊者  
囑其下僚曰李蘋在右君等之事去矣僚下即吞袂曰  
我輩辦事豈在人下乎相與爭長物論嗤鄙 中廟朝  
臺諫以今年觀儺觀火不宜更為無益之費又以日蝕  
相值力請勿設玩具 上以祖宗故事不當停罷舉吐  
爭之而不納大小沮恠 陰厓雜記

自中廟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為上元夕踏過十二橋則消  
本年十二朔之灾於是婦女乘輜稍賤者以比甲蒙頭  
徒步以行庶女則相聚佐曹耦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

賴男子三五成羣追踵其後事甚醜穢至 明廟朝臺  
官拿捕治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絕而男子勿論貴賤至  
今以是日成群踏橋焉 拜官雜記

每歲夏冬成均館儒生書紙為闕字尊孔子為王而奉之  
以東學為復聖公之國南學為述聖公之國中學為宗  
聖公之國西學為亞聖公之國如諸侯之仰天子以館  
中上下舍之人注百官之職吏曹掌銓選辨別賢否擬  
奏悉當拜承旨者設銀臺宴人姓有涉孔字丘字者皆  
注宗正之職如有不遜者以細條帶作鏢鎖項而來囚  
于房板下命義禁府提調推之甚至橫逆者任草人像  
斬之其遷都則闕字初寓東齋陞明倫堂須赦後寓于

西齋為宰樞者畫紙為帶或付變莖為金剪白紙付于  
網巾謂之玉貫子為將者剪紙為羽押于笠上作戎服  
狀四學遣使來朝以雉為海青而獻之孔曹宴來使饋  
一杯酒肴用熟豆令齋直小兒擊鼎蓋歌而侑之名曰  
動樂館亦遣使于西學謂之天使其學以布衣細衾裹  
室柱以為結綵而近之首尹深上舍為天使裸著衣之  
紅裏者騎竹過市人爭笑之深揮手作漢語狀亭若無  
人專不愧恥釋奠祭前一日抽名作三公其餘上舍皆  
以別名封伯下齋亦皆拜職有差四學儒生來助祭者  
則以詼諧為題使之製述茅其高下名曰天場及茅唱  
榜於庭大書故草布於大成殿庭獻官先生皆聚觀之

與朝廷無異 太宗朝有內宦見遷都之事馳奏曰成  
均館儒生謀叛矣 太宗詳問其由傳曰此儒生古例  
其來已久其勿更言余昔居館少時亦嘗為之痛齋兼  
宮中誕兒有捲草之禮誕生之日綯藁索懸於室門扉上  
命大臣多子無灾者三日齋于昭格殿設醮祭尚衣院  
供五色彩段各一匹男則幘頭袍笏烏靴金帶女則釵  
簪背子鞋履等物陳于老君前以祈遐福夜分祭畢獻  
官吉服令人攜布段冠服前導詣闕至室門外陳列卓  
上焚香再拜內人受之而入獻官捲藁索納諸帑中貯  
諸恭函以紅袱裹之出外門謹封其函授內資寺正  
奉之而行納于其司庫內若女則內瞻寺主之甲寅春

元子誕生余為獻官行此事也備齋叢話

昭格署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宿其像皆被髮女容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等十餘位皆男子像也其餘內外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題名位版者無慮數百矣獻官與署員皆白衣烏巾致齋以冠笏礼服行祭奠諸果饗餅茶湯與酒焚香百拜道流頭冒逍遙冠身被斑爛黑水鳴磬二十四通然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於青紙而焚之其所為有同兒戲而朝廷設官任職處奉祀一祭所八其費不貲備齋叢話

三館風俗南行負尊其首為上官長敬謹奉之新及筭分

屬者謂之新來侵辱困苦之又徵酒食無藝所以屈折驕氣也始仕曰許叅終禮曰亮新然後與旧官連坐開筵設酌則末官以左手執女手右手執大鍾先呼上官長者三又細聲呼者三上官長微應呼亞官則亞官亦大聲應之下官不勝則有罰上官不勝則無罰雖位高大臣不得坐上官長之上與三館間坐呼正一品五大字一品四大字二品三大字三品堂上二大字堂下官只呼六先生四品以下泛呼先生各舉而稱之呼畢又呼新來者三又呼黑新來者女色也新來倒着紗帽以兩手負背低首至地就先生前以兩手圍紗帽而上下之名曰禮數誦職名自上而下則順御自下而上則

送街又令作喜形曰喜色作怒形曰愕色言其別名使  
為其狀曰三千三百具侵辱多端不可勝言放榜慶賀  
之日必邀三館然後設筵行禮若有新恩不恭得罪於  
三館則三官不往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  
負擊鼓唱佳官好爵諸吏齊聲應之以手擎奉新恩下  
上之曰慶賀又慶父母族親曰生光寂後又奉女人而  
慶之曰乳母又新恩聯榜拜謁于設政府禮曹承政院  
司憲府司諫院成均館藝文館校書館弘文館承文院  
等諸司諸司先生多微布物以為飲宴之需春時校書  
館先行之曰紅挑飲初夏芸文館行之曰薔薇飲夏時  
成均館行之曰碧松飲乙酉夏芸文館聚三館飲于三

清洞學諭金根泥醉還家檢詳李克基路過之間交犬  
從何來何醉之至此根答曰食薔薇而去人有聞者皆  
齒冷痛齋兼語

承文院文書考覈之日都提調提調齊坐監進內資寺供  
酒司宰監供脯宣訖散去即斥仍坐設酌校理趙安貞  
占句云監進文書日提調各散回乾瘴一口割宣醞兩  
尊開呼大先生飲請諸僚文來高靈鍾上下不覺玉山  
頽院中負多料小當畫點一般菜盃一器時有譏之者  
云盤中破鉢大於舟糲飯參差小雉頭腹未果然還自  
怒騶僮曾不瀝餘休其後中高靈兼判禮曹啟請優給  
俸料由是稍贍焉痛齋兼語

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為事趙石澗  
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大諫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  
中故事八直官未起寢院吏隔窓呼曰掾吏拜謁已起  
寢具冠帶而坐吏輩起舉油蜜果茶進呈饌品亦極豐  
潔以鵝卵大杯行數巡而止齊坐日亦設果茶飲飲終  
日如此等事甚多余拜諫大夫果案等事已疥掾吏拜  
謁如旧又有徽院契飲會儒士皆慕之憲府糾察百官  
公務繁劇凡事務嚴正慎甫然府中禮度頗有殊異與  
他司不同曰茶時曰齊坐禮度各異執義出八臺吏挾  
腋襲前朝老執義故事也余再為大司憲禮度小：節  
次頗裁抑之然至今未罷者臺長將罷仕臺吏一人俯

伏大叫曰申時者三小頃又呼曰都厅封積臺長可出  
然後臺長以次出若值禁酒臺官不飲諫官歡飲自若  
諫官以朱衣為前駟臺官以烏衣為前駟嘗於禁酒時  
朱衣大醉詆烏衣曰我則日日沈醉面朱故衣亦朱汝  
則如汝臺官酸冷不飲酒面長有黑色故衣亦烏聞者  
皆笑筆苑雜記

臺官諫官雖云一體其實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正君  
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階迎掌令掌令迎執  
義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坐茶時厅齊坐之日坐  
齊坐厅其日早晨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別入其厅若  
下官未至則雖上官先至而寓諸依幕待下官然後乃

八大憲八門四臺長祇迎中門外執義祇迎中門內還  
就其廳大憲坐大廳都吏詣臺長廳高唱齊坐四聲詣  
執義斤唱齊坐一聲又詣大憲前唱齊坐一聲而退執  
義從六廳北牖捲帳而八行再拜禮訖四臺長從庭下  
北門而八列立階上然後升廳行再拜禮訖諸監察八  
庭請謁分臺書吏奔走來告監察以次升廳行礼而退  
書吏羅將各以次八再拜於是各就座大憲前交倚其  
餘皆繩床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鍾就跪諸位前一吏唱  
曰奉藥則執鍾唱曰正飲則飲之唱曰放藥則去鍾又  
一吏唱曰正座正公事諸位起揖還坐遂鋪圓設席於  
堂中皆下坐有拜職者則署而經之有彈劾之事則論

駁之是日廳事畢執義以下還就其廳自隸在中門內  
唱申時者三又有一吏在門內唱曰公廳封置臺長可  
出於是各以次祇送其行路時亦以此各行此其全例  
也諫官則不然無尊卑之禮上下不待而八若上官先  
至而下官後至則雖上官亦北面而立待下官相揖就  
座齊坐之日飲藥行公一如臺府而鋪完設席設酌以  
鵝卵盃相酬酢酣醉乃已又就後苑茅亭脫衣偃臥院  
中清心無物或用先生茶或用豹鹿皮或摘園中梨棗  
循環賣於各司如得市物必充酒食費常時所需專仰  
於憲府拜諫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飲之諸處會  
飲亦往參焉

監察者是古殿中侍御史之職其中級高者為房主與上下有司八內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久近為座次其中居首者為批房主新八者呼為新鬼侵辱萬狀房中有長亦如掾令鬼舉之名曰擎笏不能舉則鬼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拳歐之自上而下又令鬼作捕魚之戲鬼八池水中以紗帽挹水衣服盡污又令作捉蛛之戲鬼以手捫摩厨壁兩手如恭又使盥手水甚穢黑令鬼飲之無不嘔吐又鬼以厚白紙作刺書緘曰：投先生家又先生無時到鬼家鬼倒着紗帽出迎設酌堂中先生各挾一女而坐謂之安枕酒酣唱霜臺別曲至臺官齊坐之日始令許坐翌日凌晨詣廳上官臺吏齊行

八謁庭中禮未畢夜直先生自房內持木枕大呼擊之新鬼走出如或遲回必遭其棒風俗所由來者已久

成廟惡之凡候唐新來者痛禁其風小戢仍舊不廢者

亦多懽齋叢話

吏曹尊先生為六曹故事凡有除拜批未下即書單子令吏馳喻京外職任殘弊險遠而非其意則不擬除必擬清要汲汲驟遷有去官不出三四年陞堂上者選八皆妙揀清望故例無全殫凡出入雖城外近郊之行必設迎餞於門外若遭喪身死則別定書吏護喪請賻於各司外則請於郡邑期葬畢護之去官則定書吏一人稱陪吏仕滿則代以他吏終身帶率余亦忝選郎官坐

己卯累居村舍踰一紀回事八城尹汝沃洗來見曰吏  
曹即有問訊乎余曰洛職一紀退居村中有时八城了  
無一問亦可觀世變也尹曰近者吏曹尊先生厚風掃  
地無餘故言者云吏曹亡矣思齋擬言

六曹之事判書盡決之曹中雜事叅議管之叅判無所主  
郎廳則一應事務盡責之曹司佐郎一負而正郎行止  
自專禮曹在六曹為清閑無事而勝事家多坐起之日  
祀以閱樂坐於南樓之上極擇妙妓勝樂觴之終日歌  
舞夷貊時呼曹司佐郎罰杯無筭而判書聞之亦以為  
例事不之責焉林塘以佐郎為正郎所侵不勝其苦判  
書指之使書啓草而猶不許送久而八來判書笑曰佐

郎必為正郎所困矣公府伏曰正郎非但不察自己之  
所掌乃使佐郎不得察其所掌小人之意叅判正郎革  
之可也叅判方睡遽起曰佐郎佐郎慎勿為此語庸劣  
老夫生逢太平優遊於六曹亞卿豈非盛世之好事乎  
判書叅議亦皆大笑公自知妄發再三愧謝寄齋雜記

祖宗朝六曹直宿郎官月夜各攝娼物會于光華門外路  
上詩酒歌呼終夜談飲是乃太平之事非徒六部然也  
薇垣之官亦以曲會為事八直之夜必携妓而宿天將  
曉掌務吏立於窓外而請謁者欲令早出无物也其後  
世道漸澆法禁漸密六曹上直之風預變薇垣夜飲亦  
齊而稀於直宿之夜掌務吏請謁古事猶存松窩雜記



承政院為喉舌之職出納王命其任家重得拜承旨者人  
皆望若神仙俗謂之銀臺學士先時承政院自隸昏帶  
銀牌紫衣別抄隨之世祖罷別抄只置數人屬司饗  
院而諸處宣醞賜時以紫衣往忝而已慵翁叢話  
政院故事諸承旨敬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洪  
暹嘗私名妓俞姬儒生宋康亦闕情甚昵及暹為都承  
旨李浚慶為同副承旨時宋康逝暹歎曰與吾為同年  
月日時生先亡為窮達不同豈不異哉浚慶曰都令公  
愛俞姬宋康亦愛俞姬非徒命向行事亦同也諸承旨  
相顧失色群吏愕眙目動以為前古所未有之大變於  
是行罰宴於浚慶之家凡七度而浚已浚慶曰雖使我

因此而傾家破產話頭甚好不可不言也中古以來紀  
綱頽壞院中古風日頹陵夷至今無復有旧時事亦可  
以觀世變也於于野談

宣廟己丑余有銀臺以特命為尚州牧使三司將進劄  
稅行余狼狽輒然抵南伐院銀臺吏數十人齊拜馬首  
曰願呈錢杯余曰汝輩何如是為咸曰自銀臺出倅曾  
所未見吏等心切歎之敢為是事余應之曰都門將閉  
汝輩不可留如都吏執綱者數人舉杯則我當飲之馬  
上行數杯而罷士友間聞之傳為羨事聞韶謾錄

成均館春秋釋奠大祭後文武大小官聚會行飲福禮其  
禮甚盛自一品至堂上三品坐于明倫堂上交倚自堂

下三品至九品坐于階上長床畧設饌卓皆起立於卓前以次俯伏興飲。福盞訖撤去饌卓及交倚長床平坐于奉處各進大盤饌品極豐皆本館備辦堂上堂下各行酬酢又選能飲者別屬以盃極醉而罷春秋燹祭亦行飲福于訓鍊院一如釋奠兵曹給步兵價布于本院備辦也例賜官樂伶妓盛陳歌舞極歡而罷春秋武藝都試開場終場之日政府六曹堂上全毀都摠府訓鍊院堂上各一負會坐例賜酒樂令各該司供具亦極歡而罷皆朝廷盛事也壬辰亂後節福等事並不得行之可謂大息也聽天雜記

宣廟癸酉二月柳肩庵希春以釋奠飲福詣成均館與一

同知兵判金公貴榮謁聖八坐明倫堂西夾室三宰元混禮判鄭准吉戶叅沈守慶吏叅姜師尚工叅尹斗壽戶議李遴亦至右叅政朴公淳家後至其八也兩同知祇近右相行揖而升堂二品以上先進揖而立于西壁叅議次進而揖皆就坐儒生出庭通謁堂上皆立諸生再拜諸宰還坐交倚盃床既進味斝亦頻乃設飲福果盤于別席右相以下次。出拜而受飲堂下官五負一隊而升飲福畢石相令錄事告左右曰斯可已矣遂以次出肩庵日記

三月上巳 成廟後宦者數人遊後苑命一別監往泮宮看汶生幾人而已還報曰獨有一書生在泮齋讀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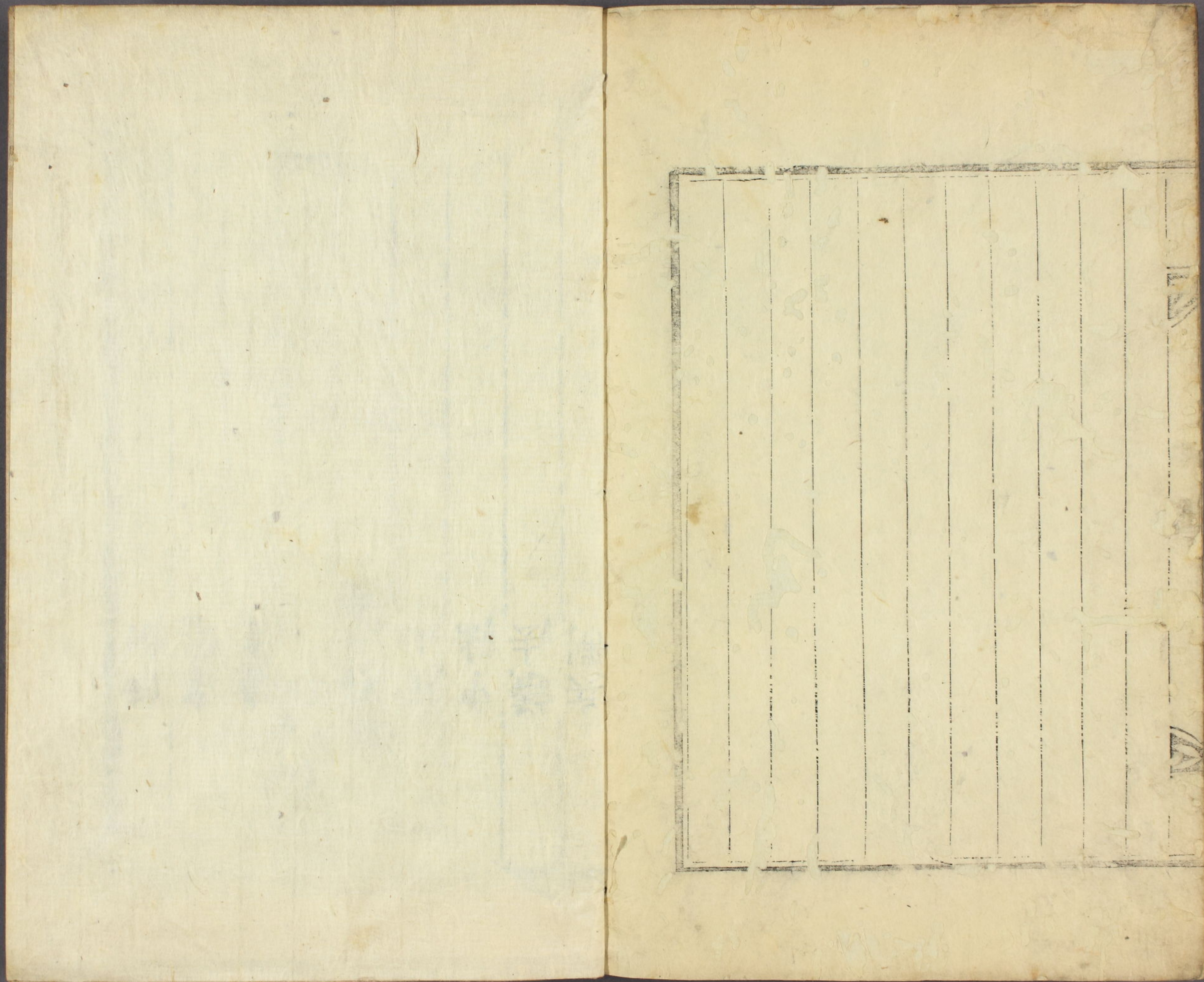
上命開後苑小門急召其人親問之曰諸生皆出爾獨在何也對曰今日令節諸生或歸家或之友人家或與同好相聚臣遠方寒士寄身下齋無親戚無伴侶欲往何地是以獨留 上問曰諸生今在何處對曰有十餘人方會西齋後泮水邊供具矣 上曰汝試往其處其人謹惟命無何承傳宦者及大殿別監來宣御厨之膳上樽之酒八九人負戴而至乃置其人之前使其人招諸生共之諸生大驚翌日特命殿講其人遂賜及第 五

山說林

我國婚禮於古夕燭出納新婦翌日則新郎之所知者齊訪於妻家其家以酒肉行宴名曰覽寢至第三日夫婦

始行同牢宴謂之獨坐甚為無理覽寢之名謂出於麗季而又為不正之說傳會之尤為可革况無賴之徒托稱覽寢知不知日迹婚家求厥食或有每夕登高望烽火而尋往者或誤迹烽燼於發鞠之家者 中廟戊寅年間始行親迎禮已印人止此禮從廢近來士族家於古夕即依家禮行事者謂之真親迎即託女家交拜壺宴明日謁舅姑者謂之半親迎覽寢之弊稍革

清江瑣錄



12

13

